

國立臺灣大學社會科學院政治學系



碩士論文

Department of Political Science

College of Social Sciences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Master Thesis

消失的搭橋人？在台陸生「中國觀」之轉變

**No Where in Between: The Changing Perspective of Chinese
Mainland Students in Taiwan**

余澤霖

ZeLin Yu

指導教授：石之瑜教授

Professor Chih-yu Shih

中華民國 111 年 5 月

May 2022



目錄

| | |
|---------------------------------------|----|
| 口試委員會審定書..... | ii |
| 誌謝..... | ii |
| 中文摘要..... | iv |
| Abstract..... | v |
| 第一章 緒論：研究背景與問題意識..... | 1 |
| 第二章 文獻與理論..... | 5 |
| 第一節 文獻回顧..... | 5 |
| 第二節 理論背景..... | 9 |
| 第三章 研究方法與問題設計..... | 14 |
| 第四章 中國還是台灣？陸生的選擇與撕裂..... | 17 |
| 第一節 是否運用台灣經驗審視中國事物——「同化面向」..... | 17 |
| 第二節 是否因為台灣經驗影響「愛國心」？——「愛國面向」..... | 36 |
| 第三節 是否因為自身台灣經驗更願意進行兩岸交流？——「交流面向」..... | 58 |
| 第五章 結語..... | 66 |
| 參考文獻..... | 70 |
| 附錄：疫情時間軸（加粗字體為陸生狀況）..... | 74 |



國立臺灣大學碩士學位論文
口試委員會審定書

消失的搭橋人？在台陸生「中國觀」之轉變

No Where in Between: The Changing Perspective of

Chinese Mainland Students in Taiwan

本論文係 余澤霖 君（學號：R04322032）在國立臺灣大學政治學系完成之碩士學位論文，於民國 111 年 5 月 12 日承下列考試委員審查通過及口試及格，特此證明

口試委員：

石文瑜

（簽名）

（指導教授）

陳志柔

鄧銀琦

誌謝



曾經筆者對著想要採訪陸生十年的記者打了個比方：陸生試圖融入台灣的過程，其實就是一種「獻祭自己」的過程——你必須獻祭出自己過往所接受的教育和價值觀，去痛斥一個你曾經生活了那麼多年的國家，以此嘗試融入台灣的社會，希望對方接納你。「其實台灣很像那種最糟糕的前任——越喜歡就越需要遠離，但越遠離卻又越喜歡。雖然離開了、有距離了，但重新審視的時候，隨便一個小事情還是能讓你非常懷念。」

其實這就是筆者自身的寫照，在這裡筆者想以此文，獻給自己十年的在台生涯，從一開始走到的最後，這是一段充滿驚奇，也遍佈挑戰的旅程，我非常希望感謝我的父母從頭到尾用心支持著我，不管我面對什麼，遭遇什麼，他們的信任永遠是讓我內心得以寬慰的來源，他們永遠告訴我要做個正直且溫柔的人；我想感謝我的女朋友曉華，交往多年，我們卻一直異地，尤其疫情期間更一直無法見面，希望我能早日踏上回程的路。

當然，我最想感謝的，就是這麼多年在台灣遇到的各位幫助我，關懷我的師長、同學和朋友，我很幸運我沒有像其他陸生那樣遇到那麼多問題，或許真的是因為我在來台之初就選擇走進這個社會，結交朋友，在我看來，這是真正的交流，雙方沒有包袱，沒有想法，只是單純地共聚一堂，把酒言歡。台灣是我最美好的青春，台灣也是讓我成長的地方，十一年在台歲月，我三分之一的人生獻給了這座城市，很可惜陸生必須畢業後回鄉。

我實在太愛台灣了，但我也無奈必須離開，曾經有個朋友問過我，如果哪一天你要離開台北，你會不會很難過？我答不會啊，我覺得只要一日在台北生活過，台北這座城市就會永遠跟著我，不管我去哪裡，生活在何方，我永遠懷念那些課堂，那些

獨自一人的美食巡禮，我懷念在行天宮、龍山寺看人頭攢動；在南機場夜市裡，在自己常去的牛肉麵店裡，看著老闆熱情地對你打招呼。

我習慣這座城市的每個巷弄，每條街道，每顆大樹，每一次行人的擦肩而過，和每一個朋友的熱情微笑。我必須謝謝這座城市承載了我十年的青春，不管我在這裡遇到過什麼，他的臂膀永遠向我張開，歡迎我，擁抱我。

在我心中，永遠有一個美麗的，充滿秘密的台灣。

余澤霖

2022年4月19日 於台北大安家中

中文摘要



本研究探討陸生來台經驗，如何影響他們看待中國，即：陸生來台經驗是否影響他們對國家的「愛國心」？他們是否會因為自己的台灣經驗更加願意主動捍衛中國的形象？他們是否會因為自身的台灣經驗更加願意展開交流？陸生是否從「親台派」一步步走向漠視台灣，甚至「更加愛國」？基於認同理論與對6位受訪者的訪談，本研究試圖歸納，陸生的留台經驗如何在三個面向上影響其對中國觀念，此三者分別為：從受訪者們的看法、觀點、價值等方面歸納得出的「同化面向」；從受訪者們的情感面歸納得出的「愛國面向」；從受訪者們的實踐行為歸納得出的「交流面向」。

本文發現此三種面向均能說明，台灣經驗對陸生的中國觀念產生了多樣差異的影響，從而否定了陸生研究中與台灣經驗接觸，勢必加深陸生嚮往民主價值的論點；同時也複雜化如今的海外中國留學生愛國主義研究中，主張中國留學生的海外經歷是否會更加「愛國」的預設。儘管就本研究所依據的六位陸生訪談是一個小樣本，卻依然對理解陸生整體狀況具有啟發性，並能作為未來陸生研究理論化的先行研究。本文主張，陸生研究具有能超越「愛國」語境帶來的二元對立，並展現台灣經驗所帶來的寶貴啟發性。本文認為台灣經驗確實對陸生的中國觀念產生影響，但也會進一步加劇陸生身陷兩岸意識形態衝突之中，從而更進一步降低他們的交流意願，走向更加失語的狀態；但從另一個方面本研究也發現，受訪者放棄了在兩岸越發激烈的意識形態衝突之間選擇一個「標準答案」的過程，雖然交流意願降低，但受訪者並未放棄交流。

關鍵詞：陸生研究、認同研究、愛國主義、兩岸關係

Abstract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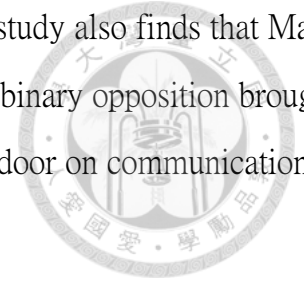


This study explores how Mainland China students' experience in Taiwan affects their perspective of Chinese. This study asks: does Mainland China students' experience in Taiwan affect how "patriotic" they are to their country? Or would they be more willing to defend China's image because of their Taiwan experience? Would they be more open to communication because of their Taiwan experience? Would Mainland China students have moved from a "Pro-Taiwan" stance to being indifferent to Taiwan, or even "more patriotic".

Based on the identity theory and interviews with 6 Mainland China students, this research attempts to summarize how the experience of studying in Taiwan by Chinese students affects their perceptions of Chinese in three aspects: the "assimilation aspect" derived from the respondents' views, perspectives, and values; the "patriotic aspect" derived from the respondents' emotions; and the "communication aspect" derived from the respondents' practical behaviors.

This thesis finds that these three aspects all illustrate the diverse effects of Taiwan's experience on Chinese students' perspective of Chinese, thus rejecting the argument in studies of Mainland China students that contact with Taiwan is found to deepen their yearning for democratic values. At the same time, it also complicates the presumption that Chinese students' overseas study experiences make them more "patriotic" in studies of patriotism among overseas Chinese students today. Although the interviews of six Mainland China students in Taiwan on which the findings of this study are based is a small sample, this thesis is still instructive for understanding the overall status of Mainland China students, and can serve as a precursor to the theorization of future Mainland China students research. This thesis argues that contact with Taiwan affects Mainland China students in many ways, but it also further exacerbates the ideological conflict between China and Taiwan, which further reduces students' willingness to communicate and frustrates th

their ability to figuratively understand their positionality. However, this study also finds that Mainland students' contact with Taiwan has the possibility to transcend the binary opposition brought by the context of "patriotism", and these students have not closed the door on communications, despite reduced willingness to do so.



Keywords : Mainland China student Study, Identification Study, Nationalism

第一章 緒論：研究背景與問題意識



2010年8月19日，在時任總統馬英九擴大兩岸交流的背景下，「為了增進兩岸高等教育的交流與互助，為國內高等教育注入新刺激，有助提昇我國高等教育的競爭力」¹。《陸生三法》²在立法院得以修法通過，首批來自中國大陸地區的陸生³正式在台灣開始他們的求學生涯。這是自1949年以來，首次有來自中國大陸的青年能夠在台灣的大學中求取學位。

開放陸生來台求學，主要的背景有二⁴：其一，是為了解決台灣日益惡化的高等教育危機。由於少子化的趨勢嚴重，許多大專院校面臨招生不足的問題，開放陸生來台求取學位，可以增加其生源，緩解招生不足的困境。其二，則是在擴大交流的前提下，希望藉由開放陸生來台就學，可以增進兩岸相互理解，甚至培養未來的「親台派」，和緩時而緊張的兩岸關係。在「陸生三法」修正案三讀通過後，行政院發出新聞稿，認為開放陸生來台將可促進兩岸良性交流，「讓兩岸學子認識臺灣民主開放的價值，展現教育與文化的柔性國力，亦將為臺灣的高等教育開啟嶄新的一頁」。

馬英九更多次在不同場合表示，讓更多兩岸年輕人交流，將來雙方達到和平解決爭端的機會就會更大；「台灣開放自由的環境，絕對有助於兩岸和平」，因為「這些人將來回到大陸後，可以變成台灣最好的朋友」⁵

¹ 資料來源: <https://www.npf.org.tw/13/8392>，2019/03/28取用。《陸生三法Q&A》

² 陸生三法是對《兩岸人民關係條例》、《中華民國大學法》、《中華民國專科學校法》等三部與中國大陸學生在中華民國（台灣）學校就讀的相關法律修正案之合稱，2010年8月19日由立法院三讀通過。大陸學生最快2011年春季就可以在台灣入學。台灣每年開放大陸學生的名額是2千人。

³ 「大陸地區學生」是台灣官方的正式用語，一般則俗稱「陸生」。嚴格來說，「陸生」同時包含「學位生」與「交換生」，後者並未在台灣的高等教育體制中註冊，僅僅是以交換學生的身份短期來台。學位生與交換生在台灣的經驗十分不同，存在著本質性的差異。為了指稱方便，本文的「陸生」僅限指學位生，至於以交換學生身份短期來台的大陸地區學生，則以「交換生」稱之，以示區別。

⁴ 張可，2018，〈「RIP，426」：解析「大陸地區旅台學位生」的國族經驗〉，《政治與社會哲學評論》，6 5期，p1-88。

⁵ 《陸生來台總統：有助兩岸和平》，中央社，<http://www.cna.com.tw/news/firstnews/201104130048-1.aspx>，2019/3/28取用

不僅官方抱持樂觀期待，民間亦有不少論點讚賞開放陸生的舉動，有利彼此理解，化解衝突，認為招收陸生是台灣自信的體現，也是兩岸和平的具體見證。其中比較有代表性的說法，是在香港中文大學任教的台灣學者葉家興將2011年定位為「陸生元年」，認為兩岸之間的緊張與敵意，也可透過更多的交流而得到舒緩。他在文中指出⁶：

接觸與相處是降低敵意的最好方法。海基會曾委託政大社會系進行一項「台灣形象的建構」調查，結果顯示受訪者赴台後對台灣社會文化的意象變好。其中又以陸生比例最高，凸顯長期融入台灣社會，確實提高對台灣價值的認同感。即將出版的《陸生元年》訪問了近百位陸生，也印證文化教育除了觀光旅遊以外，建立「台灣品牌」的極佳途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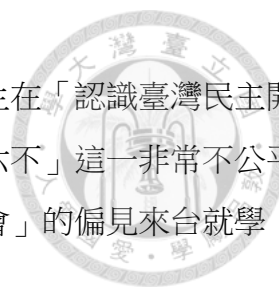
然而在自2011年首屆陸生赴台十週年之際，2020年4月9日，因應2020新型冠狀病毒肺炎疫情，中國大陸教育部單方面宣佈暫停陸生赴台，為這一段交流劃上句號，回顧陸生十年的赴台經歷，真的如官方和民間所期待的，陸生來台能「認識臺灣民主開放的價值」嗎？早在陸生來台之前，在2010年「陸生三法」修訂過程中，台灣立法院曾爆發非常激烈的衝突，藍綠兩黨對於開放陸生的意見高度分歧，反對方民進黨籍立委管碧玲在寫給全台灣大學校長的一封信⁷中這樣曾這樣寫到：

另一方面，中國學生正式來台就讀後，再下一步，馬政府必然會開放「在台就業」、開放「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考試」，否則那些陸生哪需要來台求什麼學位？雖然馬政府說：要「限制採認之高等學校」、「限制來台陸生總量」、「限制醫事學歷採證」、「不加分優待」、「不影響國內招生名額」、「不編列獎助學金」、「不允許在學期間工作」、「不會有在台就業問題」、「不得報考公職人員考試」。但各位想想看，這些陸生來台，修讀這些什麼都不能做的學位，他們要這些學位做什麼？這完全不合理，完全不合人性。

因為陸生來台，中國政府初期一定會配合，但學生數量到一定程度時，有些學校高度依賴中國學生來就讀後，這些「三限、六不」原則，除了「不影響國內招生名額」外，到時在陸生人海戰術的壓力下一定會破功。到時台灣的白領階級，將面臨低要求、低價格的來台陸生之無情的排擠，而且排山倒海為期不遠。

⁶ 葉家興、黃重豪、賈士麟、蘭桃，2013/04/17，《陸生元年》，威秀資訊，p311

⁷ 管碧玲，《管碧玲立委給各位校長的一封信》，2010年4月21日



這一番話對陸生的限制政策貫穿了陸生赴台的十年，而在展開陸生在「認識臺灣民主開放的價值」之前就遭遇到了「臺灣民主的限制」：本身帶著「三限六不」這一非常不公平的政策限制，帶著台灣社會對於陸生「搶奪教育資源，搶奪工作機會」的偏見來台就學，致使他們後續的求學生涯往往都會遭遇到或大或小的衝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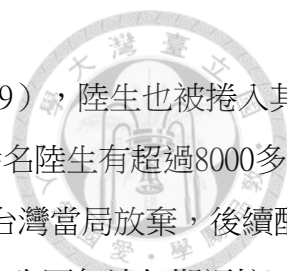
縱觀整個陸生十年，這樣對於陸生的偏見始終貫穿其中，成為來台就讀的這些學生們揮之不去的陰影。而在他們赴台的十年間，台灣先後經歷了太陽花運動、第一次政黨輪替，民進黨政府上任後、兩岸關係陷入冰點，衝突不斷等一系列政治事件。「天然獨」世代的崛起，反中民族主義情緒高漲，從前在陸生三法修訂時還只是設想性的認為陸生會來「搶奪教育資源，搶奪工作機會」，而這樣的猜忌在太陽花學運期間藉由兩岸服貿協定的相關問題而達至頂峰，哪怕陸生一直都不能在台灣合法的工作、就學名額也備受限制。

根據行政院陸委會統計資料顯示：來台就讀的陸生人數（學位生與短期研修生），已從最高峰的105學年度（2016年8月至2017年7月）的4萬1975人，驟減到107學年度（2018年8月至2019年7月）2萬9603人。

早前被期許來台的交流，卻並未向著官方與民間的期待而去，反而在眾多網絡輿論及報章雜誌中能看到越來越多陸生對台的負面評論與報導，諸如：「請不要炫耀你對大陸的無知」、「臺北不是我的家，我只是過客」、「台灣，你何時睜眼看看世界？」、「要當兩岸交流的橋樑，就要做好被踩在腳下的準備」、「台灣請用民主說服我」等。⁸

在台十年，筆者自身參與了大部分陸生群體的權益促進及保障的活動，見證了陸生從願意表達觀點到閉口不談政治，主動選擇在社會輿論中銷聲匿跡，甚至連涉及到陸生自身權益的議題（學費、學權及健保議題）都拒絕發聲的過程。与此同时，越來越多的陸生會抱怨台灣人對中國的不瞭解卻喜歡發表對中國時事/中國人的偏見言論，甚至在陸生之中還流傳一種認為台灣已經變成中國的「愛國主義教育基地」，他們「來到台灣之後才發現自己變得更加愛國的說法。」

⁸ 參見章廉(2013)，馬軍(2012)，丁一(2015)，Vanessa(2015)，胡俊鋒，(2014)，楊森(2015)等。



本文寫作後期，正值2020全球爆發大規模新冠肺炎疫情（COVID-19），陸生也被捲入其中，而2020年恰好也將是陸生三法修法通過的第十年，全台9000餘名陸生有超過8000多人礙於台灣的疫情封關政策無法入台⁹，他們的就學權益基本上遭到台灣當局放棄，後續配套設施不完善，台灣教育部雖然提出「安心就學措施」來試圖避免陸生因無法如期返校而影響就學權益，其中包括：從寬認定學校彈性修業安排、要求學校讓陸生彈性修課、學分抵免等多元方式修課等。然而，在2020年3月大部分大學開學後，相關措施在執行上遭遇了一些問題，如：教授不願線上授課、遠程授課可選擇課程有限等問題也讓陸生們有所怨言¹⁰。除開就學權益受損，自2020大選，民進黨政府所營造的「亡國感」聲浪，承接此次疫情防堵政策，陸生的處境變得更加難堪，對陸生的歧視也更加明顯。

2020年陸生赴台被大陸叫停，陸生人數（含研修生和學位生）從巔峰時期105學年41,975人降至是110年度的4,293人。¹¹

究竟陸生來台之後，他們的台灣經驗會否影響他們看待中國？是否會因為他們的台灣經驗影響他們對國家的「愛國心」？他們是否會因為自己的台灣經驗更加願意主動捍衛中國的形象？他們是否會因為自身的台灣經驗更加願意交流？陸生是否從「親台派」一步步走向漠視台灣，甚至「更加愛國」？本文將使用認同理論，通過6位陸生學位生的訪談，嘗試分析這6位受訪者在台灣求學經歷如何影響他們看待中國？本文同時選取了兩個事實案例展開討論，一個是2019年香港反修例運動，第二則是2020年新型冠狀病毒肺炎疫情（COVID-19）這些事件又會對他們產生哪些影響？

⁹ 《新新聞》陸生來台全面延緩，「集中隔离」歧視、對立疑慮降溫》，賈選凝、李佳穎，風傳媒，截取時間2020年3月30日，<https://www.storm.mg/article/2258207>

¹⁰ 《無法返台的陸生如何點燃疫情中的兩岸爭端》，AMY CHANG CHIEN，紐約時報中文版，截取時間2020年3月30日，<https://cn.nytimes.com/asia-pacific/20200330/coronavirus-taiwan-china-student/zh-hant/>

¹¹ 數據來自陸委會



第二章 文獻與理論

第一節 文獻回顧

一、陸生研究：

作為兩岸交流的新血，關於陸生的認同及國族經驗，正式出版的學術論文數量並不多見，而筆者將這類研究分為兩個類別。

第一類為集中在從政策面上分析陸生來台的影響，根據世新大學李佩雯（2014）對陸生現狀研究所作的整理如下：

陸生來臺留學乃是不可扭轉之趨勢，但與陸生相關的實證研究卻為數不多，近期著眼於陸生的文章與報導，其內容也以教育界人士的政策辯論為主軸（柯曉翔，2011），包括臺灣招收陸生的優劣勢分析與政策開放建言（吳政達、湯家偉，2009；林玉体，2010；張國保，2010；張瑞雄，2007；黃政傑，2008；楊景堯，2004）、開放陸生來臺政策的現況與歷史流變（林彥宏，2010；林海清、李宏謨，2011；張國保、楊淑涵、張馨萍，2011），以及2011年首度招收陸生後的檢討與改善方針（張鈞凱，2012；黃政傑，2011）。少數以來臺陸生為主體的研究透露了兩岸學生在社會認同（social identity）和政治立場上的拉鋸（柯曉翔，2011；胡紹嘉，2012；蕭伊婷，2009）。

陳志柔（2008）指出，即便大陸學生與學者對臺灣多元的學術環境心生嚮往，但是臺灣居民內心的價值信念、政治言論自由等特質，皆令來訪的彼岸人士感受到兩岸之間的分別。學界目前對兩岸關係的探討多側重於宏觀的政策性分析，相較之下忽略了「民眾觀點」。殊不知兩岸開放後臺灣與大陸民眾的身分認同因為相互間的交流正在不斷地重組、重構；兩岸學生微觀層面的日常接觸亦可能塑造兩岸關係的走向（林瑞華、胡偉星、耿曙，2011：29-30）。



第二類則主要圍繞陸生的認同來展開，根據張可（2018）對於陸生現狀的研究所作整理來看：

李珮雯從「跨群體溝通」的社會認同理論探討了兩岸學生的差異，指出既有關於旅臺陸生認同的研究主要皆圍繞其政治與國族認同，忽略了其他認同的面向；胡紹嘉(2012)以一位交換生的單一個案為例，從「跨文化接觸」的理論觀點來分析其敘事轉折與重構的過程，發現該交換生受到台灣社會與政治認同所造成的衝擊與失諧，一方面導致其對母國的民族認同感上升，另一方面也促使其採用同理和換位的方式思考；還有學者以調查問卷及量化方法，研究交換生來台之後對於政治議題的看法及轉變：王嘉州(2011)探討了來台研修的大陸交換學生的政治態度，發現交換生對台灣的主權接受程度偏低，而提升其接收程度的方法，則可透過「提升對台灣政府的喜好程度」、「降低外在政治效能感及對中國大陸政府的信任感」等管道。而在王嘉州的另一篇論文(2012)則透過定群追蹤的問卷調查，發現經過四個月的來臺生活與學習，陸生對統一的態度總變動率為42.06%，其中9.35%往「儘快統一」變遷，32.71%往「維持現狀」變遷，而造成改變的因素則包括互助頻率、觀選經驗、「離中愛臺」變遷程度、作客經驗、閱讀網路新聞頻率等。除此之外，陳志柔透過對兩岸學術交流專業人士的調查研究發現，短期交流改變了他們過去對於台灣的刻板印象，正面態度均好於預期；對於交換生而言，調查顯示他們均被台灣社會的熱情及傳統文化所打動，有的交換生甚至表示台灣是一個比中國更中國的地方（Chen 2017）。

首先在這幾年對陸生的研究，不少學者均注意到了這個群體在台期間的政治認同變化，然而在既有的研究成果中，談及民主對於陸生的影響普遍援引了政治社會化的觀點，但在研究對象的選取上，大部分研究較多關注短期交換台灣的交換生，再通過量化途徑分析出交換生對於台灣民主會產生正面的態度。但作者認為，交換生停留的時間僅有短短數月，時間短暫難以較好的判斷他們是否發生了適應台灣的的政治社會化過程，和在台灣生活四年甚至更長時間時間的學位陸生比較，雙方不僅在身份、心態、生活經驗、人際互動甚至是他們本身在台灣生活的圈子都不盡相同，故而交換生的經驗很難完全適用於學位生之上。

其次，在研究方法上，現有對陸生研究普遍使用了調查問卷和量化的方式，這種方法確能掌握受訪對象的基本情況而沒有較大的偏差。不過對量化研究來說，時常會因為研究者的

問題意識決定走向，但面對討論政治觀點的變化的問題上，人是會經歷非常多的轉變，這是一個難以靠數據捕捉的變化過程，哪怕掌握了足夠的影響變量與樣本，也很難去把握每次轉變中的差異。若要更深入瞭解研究群體的觀念變遷，深度訪談更大程度上容許受訪者根據自己的問題意識表述。尤其在陸生這個群體有四年甚至更長的在台經歷，各自來自不同的地域與家庭環境，分散在全台各大院校與科系，有些有留學經歷，有些人在運動中的遭遇不同等等。這一些變化的因素，都會成為量化研究的一些局限。

最後，現狀對於陸生的研究之中常常談及陸生對台灣民主的制度認同，如學者王嘉州認為，開放陸生就學的目標之一是傳播民主思想，台灣的制度較為自由與民主，這是影響陸生對民主自由的政治制度增加認同感的因素：

陸生從嚮往臺灣的民主自由，進而參與臺灣的競選活動，體驗自由民主選舉的實際運作，可建立對臺灣民主的制度認同。基於制度認同，希望此一制度能夠持續，甚至有朝一日能改變中國大陸。¹²

正式的學位陸生在赴台之前均會接受大陸涉台部門的「行前教育」，近年來中國的留學生遍佈海外各國，然而這樣的「行前教育」有且僅存在於前往台灣就學的學生之中，即將赴台的陸生會被再三告誡減少在台灣的政治參與與接觸。而在陸生來台之後，台灣的教育部更是明令禁止陸生參與政論類節目；甚至還有過台灣院校為了招收陸生而要求教師在課堂上不可談論政治的新聞。

近年來，台灣「天然獨」思潮迅速崛起¹³，所攜帶起的「反中意識形態」在校園生活中越發明顯，本身接觸長達多年統一教育的陸生，尤其是中國對外影響力近年不斷增強的當下，陸生在台灣校園中則難免遭遇不同意識形態的師長同學的挑戰，而這樣的挑戰是否能轉換成一種「嚮往」進而支持，同樣也需要進一步的研究。

¹² 王嘉州，2012，〈來臺陸生統一態度變遷初探-政治社會化途徑與定群追蹤法之分析〉，《台灣民主季刊》，9(3):85-118。

¹³ <臺灣天然獨世代的民族認同與國家認同>，沈暉婕，2017

二、海外留學生愛國研究



中國海外留學生群體成長迅速，足跡遍佈世界各地，很多人出了國到歐美留學，不僅沒有被「西化」，反而變得更加愛國。針對這一趨勢，亦有學者展開研究，其中比較有代表性為Henry Chiu Hail於2015年發表的<Patriotism abroad overseas Chinese students' encounters with criticisms of China>，運用深度訪談的方法，調查了18位從中國大陸去美國留學的學生和助理教授。他發現，中國留學生面對美國同學談論中國事務時，通常會產生四種心理防禦機制。

這四種機制分別為：第一種是基於（國家）地位的機制（status-based）、第二種基於（對國家的）「忠誠」（loyalty-based）、第三種為「尋找和諧」機制（harmony-seeking）、第四種為「功利主義」機制（Utilitarian）。

在本研究中觀察到的留學生抱怨美國人試圖「攻擊」或「威脅」中國和中國人的「地位」，比如美國人喜歡談論中國的缺點，尤其對於中國環境污染、盜版軟件或者西藏問題的批評較多，卻少有關注中國的成就（比如舉辦奧運會），雖然美國人批評中國的只是一個面向，留學生們卻很容易把其和中國的整體地位聯繫在一起，進而覺得國家被冒犯了。而在日常生活中，當面對針對中國的問題，比如文中提及有留學生與美國朋友的媽媽跟她聊西藏問題的時候，她感到自己有義務去解釋「西藏是中國的一部分」。

有的留學生跟研究者抱怨中國存在各種問題之後會感到內疚，感覺不應該向一個外國人說那麼多關於中國的壞話。研究者認為，這是基於「忠誠」的心理機制在起作用。當面對批評中國的言論出現的時候，留學生們一方面想要維護中國人的身份認同，另一方面因為生活在異國他鄉，你必須得和美國的朋友、同事和諧相處，有受訪者表示，每當美國同學在交流中表現出偏見時，他往往會避免爭論。他認為爭論沒有必要，中國學生總是試圖通過避開爭論來維護人際關係的和諧。也有留學生會基於美國人對於中國的批評的種類，若批評是之於經濟發展，談到中國落後的方面，那麼尚可接受，但如果批評著眼在分裂台灣和西藏，那她就會「強烈反對」這種批評。受訪者認為，中國的實際發展比外國人的看法更重要。他們會更激烈地反對那些「傷害中國」的批評。

這份研究的受訪者們普遍承認自己對中國的羈絆感覺比尚在國內時來得更強烈——有些留學生坦言，他們來美國之前經常批評中國政府。但這種觀點來美國之後卻發生了變化。

「人民」和「政府」的分野被民族和國家認同所取代。他們覺得美國媒體總帶著有色眼鏡看待中國，覺得美國人視自己為外國人，永遠不會完全接受。因此，出於對中國的認同，把中國視為自己的家，留學生更迫切地希望看到中國正面的形象。

但值得一提的是，當留學生目睹了美國人，比如上課時師生政治觀點不一卻能尊重彼此，公民和政府溝通更順暢等等，這些經歷會讓他們更希望中國的政治變得更開放。但是，儘管他們嚮往美國的這種制度，但當美國朋友批評中國目前沒有類似的制度時，他們的心理防禦機制還是會啟動，馬上反駁美國同學。

一個人的個人認同和自尊與社會身份緊密聯繫。中國留學生與本地學生的衝突，是出於對民族榮譽的捍衛和民族忠誠的表達。留學生的這種心理防禦機制是基於對民族間等級關係的認知之上。少數群體的成員比多數群體的成員對這種群體認同更為敏感。因此留學生對民族和國家身份的認同，跟隨他們出國的腳步，變得愈為強烈。這種民族國家認同越強，中國學生就越希望被外國人所尊重，越希望自己的民族被正面地看待。當中國留學生感到中國遭受西方媒體和抗議人士的攻擊或者自然災難的傷害時，就會激發他們對中國的忠誠和情感聯繫。

同樣作為中國海外留學生的一環，陸生對於中國的看法的變化同樣包含他們對於「愛國」的想法是否因為台灣的經歷而有所動搖，本文亦嘗試與此文進行對話，同為華人社會之下的陸生是否會產生不同於歐美社會的反應？筆者亦希望本研究成為海外留學生群體的一個補充。

第二節 理論背景

一、認同理論



談及陸生在經歷赴台經歷而對他們本身的中國看法所產生變化，幫助我們更好理解他們對中國看法的一個重要理論就是認同理論，根據Brubaker and Cooper (2000: 6-8) 發現，在相關文獻中，我們至少可以找到五大類關於「認同」的不同理解方式。¹⁴

1、最為常見的理解方式，即是將「認同」理解為社會或政治行動的某種基礎，而此一基礎在性質上是「非工具性」(non-instrumental)的。該觀點著重強調社會或政治行動被「特殊性自我理解」(particularistic selfunderstanding) —而非「想像地普遍性自我利益」(putatively universalself-interest) —所驅使的特質。

2、社會運動、性別、種族、族群和國族的研究者們會將「認同」理解為團體成員中「相同性」(sameness)的來源。強調屬於某一團體或範疇之成員間的根本的、必然的相同性 (a fundamentaland consequential sameness among members of a group orcategory) 。

3、心理學者將「認同」理解為自我 (selfhood) 的核心面向。強調自我中某些深層的、基礎的、不變的、或根本的 (deep, basic, abiding, or fundamental) —相對於表面的、意外的、轉瞬間的、或偶發的 (superficial,accidental, fleeting, or contingent) —一部分。

4、新社會運動研究者將「認同」理解為社會或政治行動的產物，而非基礎。強調讓集體行動成為可能之集體自我理解、團結、或「群體性」那類東西的過程性、互動性發展 (processual, interactive development of the kind of collective self-understanding, solidarity, or “groupness” that can make collective action possible) 。

5、傅科 (Foucault)、後結構主義者、後現代主義者將「認同」理解為某種由多重的、相互競爭之論述所構成的逐漸消失的產物 (the avanescent product of multiple and competing discourses)，強調當代「自我」的不穩定性、多重性、波動性、以及破碎性 (unstable, multiple, fluctuating, and fragmented nature) 。

¹⁴ .Brubaker, Rogers, and Frederick Cooper, 2000, “Beyond ‘Identity’ .” *Theory and Society*29 (1): 1-47.

同時兩位作者在上述論文中指出，「認同」這個概念同時扮演著「社會實踐範疇」（category of social practice）和「社會分析範疇」（category of social analysis）的角色。作為一個實踐範疇，這個概念是被「凡俗的」行動者在日常生活中的某些場域所使用著，不但被用來理解他們自己，理解他們的行動，理解他們和其他人所共享的東西，同時也被用來理解他們和其他人的差異之處。另一方面，這個概念也被政治企業家們（political entrepreneurs）所使用著，被用來說服人們用某種特定方式去理解自己，理解自己的利益，理解自己的處境；被用來說服某些人他們是和某些特定的人「相同的」（identical），而且是和他某些特定的人相異的；也在某些特定的議題上被用來動員和正當化集體行動（Brubaker and Cooper 2000: 4-5）。換句話說，就上述用法而言，「認同」這個語彙不但和日常生活息息相關，同時也與「認同政治」的種種訴求有十分密切的關係。在某種意義上，上述的「強概念式」認同，正有這種同時揉雜「實踐範疇」和「分析範疇」的傾向。

至於身處台灣社會的陸生，從社會建構論來看，「族群認同」與「國族認同」是社會建構的產物，所以當產生該認同之脈絡環境有了變化的時候，這些認同亦有可能隨之變動，當孕育出某特定族群認同或國族認同的外在環境有所變化的時候，原本抱持該特定族群認同或國族認同的某群人或者是某特定個人，自然也有可能改變其國族認同（e.g., Chandra and Laitin 2002; Davis 1999; Hsu 1999; Thompson, Day, and Adamson 1999）。也就是說，認同這個觀念從來都不是靜止不變的。很多關於認同研究僅僅停留在宣稱族群認同或國族認同是社會建構的產物，但卻忽視了這之中具備某種發展性的「形成過程」。用Brubaker (2001) 的話來說：

我們必須指出人們是如何以及是在什麼時候用和種族、族群以及國族相關的詞彙——而不是用其他詞彙——來認同他們自己、認知 [相關的] 他者、經驗這個世界、解釋他們的困境、同時引導他們的行動。（Brubaker 2001: 16）

陸生進入台灣的校園裡接受高等教育，其外在的環境由原有的支持統一，到走向一個更加複雜多樣的統獨光譜之中，而他們自身所具備的中國認同亦在這樣的環境中，不僅僅作為一種意識形態，更應該理解為陸生在認知兩岸事務，理解台灣社會的一個實踐基礎，在這個基礎之上，陸生在台灣生活學習四年甚至更久的時間當中持續接觸著這個不斷劇烈變動的兩岸三地公民社會。當外部環境不斷改變，不斷挑戰這群陸生原本所具備的認同之時，

為了回應，他們所具備的認同亦在實踐當中不斷發生變化，這是一個動態發展的過程，這也符合上述五種「認同」理解方式的第五種，即傅科（Foucault）、後結構主義者、後現代主義者將「認同」理解為某種由多重的、相互競爭之論述所構成的逐漸消失的產物（the avanescent product of multiple and competing discourses），強調當代「自我」的不穩定性、多重性、波動性、以及破碎性（unstable, multiple, fluctuating, and fragmented nature）。

如果僅僅將陸生原有的價值觀被顛覆，而其更加認同民主自由/專制集權作為最後的結論來檢視，則無法真正理解陸生為何明明身處鼓勵表達的民主社會之中，陸生卻選擇沉默，選擇「去政治化」來隱匿自我，拒絕日常政治觀點表達發聲；更加無法理解陸生為何對於中國的認同感會加深？或是他們如何理解今日的兩岸，如何進一步去理解今日中國的內在和外形象。

二、「反中意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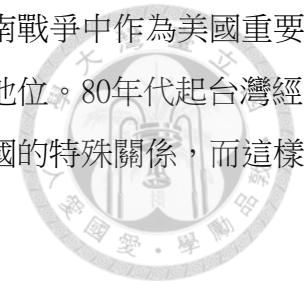
「反中意識」是指一種對於中國大陸的排斥、恐懼的社會意識。近幾年台港社會運動頻發，而其中比較著名的當屬2014年台灣太陽花學運與香港「佔中」運動。當分析社會運動對陸生民主態度的影響時，「反中意識」是需要界定的一個重要因素。

我群排斥或恐懼他群在歷史上屢見不鮮，人通過劃分出「我群—他群」而產生認同與歸屬感，而這建立在區別出異己之上。正是如此，人對於不了解的他者往往抱持不信任乃至恐懼的心理。對他群的恐懼，學者斯蒂芬將其分為三種：(1)由外族入侵、發生戰亂、土地等物質財富被掠奪或失去自由而導致的恐懼；(2)來自他人群體思想層面的侵襲，價值觀、生活準則和傳統道德標準遭到破壞而產生的恐懼；(3)由外界危險所造成的不良後果給個人或群體帶來的恐懼（敬菁華，2010）。

結合台灣社會的情況，可由以下因素分析反中意識的產生：

1.歷史因素：近代台灣社會先後經歷日本殖民統治與國民政府時的省籍矛盾和反共教育，對中國大陸的認識片面。而大陸歷來對台灣存在統一的政治目的，這帶來對台的軍事與政治威脅。這些因素都使得台灣社會在歷史過程中將中國大陸形塑為一個敵意形象。縱觀歷

史，台灣在東亞的地理位置幫助其確立起與美國的關係，先在越南戰爭中作為美國重要的中繼站，支撐美國完成了整場越南戰爭以確立起自身特殊的政經地位。80年代起台灣經濟起飛，被視為「亞洲四小龍」，再加上其東亞特殊的地位和與美國的特殊關係，而這樣的歷史背景也更容易讓整個台灣社會更傾向於美國而非中國。



2.現實原因：台灣與中國大陸在社會發展道路上截然不同，八十年代台灣發展迅速，但卻在近幾年隨著中國大陸的崛起，漸漸在全球化競爭中走向邊緣，經濟發展滯後，政治矛盾激化。因擔心台灣淪為大陸的附庸而破壞現有的體制，致使「反中」情緒高漲，社會運動頻發。

3.民眾心理因素：對待他群的排斥，也體現出大眾的從眾與非理性心理。台港社會運動帶來大量論述，而普通民眾很少有能對其進行嚴肅的知識性討論，很容易就會被這些輿論主導觀點。

4.意識形態因素：現階段的兩岸交流頻繁，但在意識形態上存在嚴重的對抗，雙方的交流長期停留在官方級別。而民間難以對兩岸問題進行正常的對話。意識形態上強化對立，不斷強調台灣民主制度與社會的優越性的同時也貶低中國大陸。

以上是筆者對反中意識的界定。當台灣在面臨來自內外的雙重壓力時，社會中出現的反中意識雖能在轉移社會對矛盾的注意力，但是過分誇大中國大陸對台灣的威脅，甚至盲目排斥陸生，這是一種狹隘的民族主義心理，而受這種心理影響會形成不良的民族認同，一方面使陸生對台灣的民主態度產生了負面影響，另一方面也會導致極端民族主義與大規模排外行動，不利於台灣民主與社會的發展。

第三章 研究方法與問題設計



本研究透過對陸生進行深度訪談的方式，結合具體的事件希望進一步觀察陸生經由在台灣的生活經歷帶來對中國的認識和看法的改變。

本研究從2019年6月起陸續訪問了6位赴台時間4年或以上的陸生，由於筆者本身也是陸生且與受訪者比較熟悉，故受訪者訪談過程中能基於更多信任表達自身的觀點，所設計的問題主要為以下：

- 1、為何選擇來台灣讀書？台灣對你而言第一印象是什麼？中國對你而言是一個怎樣的國家？
- 2、平時會關注中國的新聞嗎？管道主要有哪些？平時會關注台灣媒體/外媒的新聞嗎？你會特別留意台灣媒體/外媒對中國的報導嗎？
- 3、你覺得你的哪些旅台經驗成為之後審視大陸問題的一個參照物？
- 4、會和你身在大陸的同齡人（同學、朋友）聊台灣的情況嗎？或者他們知道你在台灣之後會主動找你聊台灣的狀況嗎？
- 5、反過來的狀況存在嗎？你會怎樣和你的台灣同學談中國呢？你會主動去和台灣同學解釋中國的問題或者發生的狀況嗎？如果面前有個台灣人對你身為一個大陸的狀況表達了好奇，你會願意去和他解釋嗎？
- 6、你在台灣遭遇的最大問題/困境是什麼？這樣的問題/困境會否影響到你
- 7、經常有陸生懷抱來台灣交流的想法，你是否也有這樣的想法？現在這樣的政治狀況下，你還會有類似的想法嗎？
- 8、陸生中常常會流傳一種【台灣成了最大的愛國主義教育基地】一類的說法，不知道你對這類說法怎麼看？
- 9、有無關注香港問題？是否有注意到大陸對於香港問題的一些討論，你怎麼看？

同時本文寫作期間正值2019新型冠狀病毒肺炎（COVID-19）疫情期間，大多數陸生被困在家無法就學，兩岸由於疫情影響對立進一步加深，中國教育部網站於4月9日發布公告表

示，「綜合考慮當前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及兩岸關係形勢，決定暫停2020年大陸各地各學曆層級畢業生赴台升讀工作。對已在台灣高校就讀並願繼續在台升讀的陸生，可依自願原則繼續升讀。同時，教育部亦強調，目前的當務之急，是解決陸生返台就讀的受阻問題。」¹⁵

筆者亦針對相關目前滯留無法返台的陸生受訪者追加了幾個問題。

- 1、是否受到來自疫情的影響？是否有主動尋求協助？
- 2、有沒有在疫情中繼續和台灣的同学/師長互動？情況如何？
- 3、如何看待此次疫情爆發中的台灣？相比大陸的情況是否會更關心台灣的疫情？是否有疫情期間有感受來自台灣的歧視？
- 4、如何看待台灣的防疫政策？會和中國在疫情中表現相比嗎？
- 5、如何看待陸生來台被全面叫停，覺得對自己的影響大嗎？
- 6、之前曾問過追你如何看待【台灣成了最大的愛國主義教育基地】的說法，經過這次疫情，你會有其他想法嗎？

本研究的6位受訪者赴台時間均超過4年的學生，其中大學部一人，碩士班四人，博士班一人，皆為在學陸生，其中文科四人（受訪者L、Y、J、Z）、理科兩人（S、H）、商科一人（W）、性別比例為男女各3名；本訪問供分為三個部分，第一部分訪問（1-3）主要集中在每個人個體的赴台經驗，台灣會不會成為他們看待中國的參照點？談談他們本身的台灣經驗是否會讓他們對於中國產生不一樣的看法，同時在這樣的經驗下，陸生會否成為一種中國經驗的「捍衛者」：當面對台灣對中國的質疑時，他們會不會選擇挺身而出捍衛？第二部分訪問（4-8）將嘗試理解每位受訪者的具體交流經驗，看看他們在實際交流過程中，台灣經驗作為參照點，如何被現實所挑戰？這部分集中談論現實狀況對他們本身所抱持的台灣經驗的影響，受訪者們在台灣如何交流互動、如何面臨困境和應對挑戰，過程中台灣經驗所構成他們看待中國的參照點是否會發生改變？

第三部分將選取重大事件當下，各位受訪者又是如何思考？實際上他們的台灣經驗將如何影響他們看待中國？選取的事件為2019年香港反修例運動和2020年的年新冠肺炎疫情，在重

¹⁵ 《教育部：暫停今年大陸各地各學歷層級畢業生赴台升讀工作》，中國教育部，2020年4月9日

大事件關頭，當陸生在面對中國還是台灣的選擇時，這些受訪者們又會面臨到怎樣的挑戰和思考？



第四章 中國還是台灣？陸生的選擇與撕裂



為了進一步探究關於陸生的中國認同變化的面向是什麼？筆者通過反復閱讀訪談文本後歸納出三種面向進行分析：

1. 是否運用台灣經驗審視中國事物——「同化面向」
2. 是否因為台灣經驗影響「愛國心」？是否會因為台灣經驗更主動捍衛中國的形象？——「愛國面向」
3. 是否因為自身的台灣經驗更加願意交流？——「交流面向」

第一節 是否運用台灣經驗審視中國事物——「同化面向」

一、來台初體驗：「同化面向」的開端

在第一個部分，筆者通過與受訪者們的訪談，將初步瞭解六位受訪者如何建立起自己的台灣經驗，而他們對台灣的第一印象很大程度上將影響他們的「同化面向」的確立，初次來台的第一印象的好壞或者當中的經歷，也很大程度將會影響到他們後續是否會繼續和台灣社會加深互動：

有人因為台灣藝文元素讓他們心生憧憬：

我高中的時候就很喜歡席慕蓉和龍應台，一聽說有機會來台灣就直接報名了（受訪者S20191029）


韓寒的《太平洋的風》，新週刊的報導《台灣最美的風景是人》，而且我那個年代台灣的流行歌手也是大行其道，在不同的面向上都有人在promote台灣，這對年輕人很有吸引力，我們這屆有個女生就是為了張懸來台灣讀書，因為她覺得張懸給了她二次生命的感覺，另

一個女生也是因為比較左，所以選擇了來台灣讀書。不管你是什麼樣態的年輕人，你都能找到來台灣的理由，那個時候一切看起來都是那麼美好，就好像以前說的『我以為2003年是中國男足顛覆的開始，沒想到那就是巔峰本身。』（受訪者Y20191116）



同時值得注意的是，除開台灣藝文元素和台灣自由的社會氛圍對於受訪者的吸引力，大部分受訪者選擇來台讀書則是因為更加現實的因素——希望獲得台灣優質的教育：大部分受訪者都認為台灣的學術環境更好：有很多學術圈的大人物都出自台灣（受訪者H20191227）；有受訪者認為台灣比起他準備去就讀的中國大專院校能夠給自己提供更好品質的教育（受訪者W20191031）；有受訪者指出台灣的就學經驗則是因為高中畢業考大學考試「高考」的分數使然（受訪者J20191130）；還有受訪者選擇台灣的院校對於未來升學更有幫助，比起去歐美讀書更有新鮮感（受訪者L20191225）。在這裡，受訪者們普遍肯定了台灣的高教品質能夠給自己帶來的正面效益，而在四年或更長時間的就學情況下，受訪者們普遍同意自己當初選擇來台灣就學是一個好的事情，給自己帶來在大陸上學所完全不同的影響。在這裡，台灣經驗作為一種正向反饋，不論是教育還是藝文，從初來乍到的「好感」到生活數年之後對台灣的「喜愛」，帶著光環的受訪者們最開始進入台灣社會，少了語言的隔閡，融入環境顯得非常容易，而相對應的這也打開了他們的「同化」之路：即是否會因為自己在台灣的生活經驗和知識，從而更多的把台灣經驗作為他們衡量食物，其中如何理解中國則是本研究特別關注「同化面向」的部分。

但陸生的「同化」之路並非一路都是鮮花笑聲，從本研究來看，最開始關注到「同化面向」的出現，則並不來自於在台灣美好生活的體驗，而更來自於一個所有受訪者都遇見過的場景：因為兩岸政治觀念差異而讓受訪者被挑戰，這種挑戰在受訪者還在中國大陸的時候幾乎很難遇到，有受訪者指出自己本身在中國境內的時候，是沒有在意「中國對他們來說是一個怎樣的國家？」在他們看來，他們第一次在台灣的生活學習經驗開始幫助他們或主動或被動的重新認識自己的「中國人」的身份，換言之，而在這個過程中，受訪者們第一次透過自己的台灣經驗，認識到自己的「中國人」的「國族身份」的存在：



我以前從來沒有想過政治的問題，但來了之後有時不是我主動去對比，而是因為我從大陸來，我的身份會讓別人不自覺的把我拉入其中去作對比，不管是在台灣還是回大陸，由於我有兩邊的經驗，所以兩邊的我的朋友都會不自覺的拿我去做對比，因為你的身份，你就不得不去回答這些問題。我這時才發現中國一直不是一個完美的國家，但是他可以越來越好。在台灣，好像你要成為會鬧的人才會有糖果吃。（受訪者W20191031）

值得注意的是，受訪者這邊提到了「我的身份會讓別人不自覺的把我拉入其中去作對比」，而這也是不少受訪者在實際生活中的真實經歷，從2014年台灣太陽花運動、香港雨傘運動以降，社會運動接二連三，亦催生出所謂的「天然獨世代」，而與之同一個大學校園的陸生，則很難迴避這一類社會討論。當身邊的台灣同學都在密切追問「自己是誰」、「台灣是獨立自主的國家」這些觀念的時候，甚至在日常生活中，陸生都可能還會因為自己的中國身份而被迫捲入一些討論，甚至是一些不友好的「聲討」，這對於常年接受中國大陸教育的陸生來說，亦是一次「同化」的過程，他們得以重新審視自身的中國認同：

客觀來說，『中國人』這個身份在台灣其實是給你帶來了非常多的壞處，比如我來台灣第二年就親歷了『太陽花學運』，那個時候你是中國人簡直就是原罪，你必須要舉起一個大旗告訴別人你是支持太陽花而且是反中共的，所以經過那次運動，我會好奇中國人這個身份到底給我帶來了什麼東西？就結果而言，我並不反對自己是一個中國人，我不會去做切割，這就是我的一個客觀屬性，就像你是台灣人他是香港人一樣，中國就是我的一個標籤。」（受訪者Y20191116）

這裡受訪者就認為在台灣的生活過程中「中國人」這項認同給自己帶來非常多「壞處」，但反而讓他重新認識了這個身份，他特別提到台灣2014年的太陽花學運帶給自己的影響，並且強調讓自己進一步看清了「中國人」這個身份標籤，也認知到不應該以「哪一國人」去作為評斷他人的理由，在這個過程中，我們能注意到「同化面向」產生的影響，受訪者們在台灣經驗的影響下，一方面開始反思自己的中國身份中國認同，另一方面居於「反中」的社會輿論中，他們亦會很冷靜的思考自身的

「中國身份」和「國族認同」，而不是完全支持台灣人的主張，以筆者的觀點，受訪者們從最開始的「親中」經歷「反中」，他們的對於國家的忠誠度被解構，不同於太陽花學運當下的反中輿論一樣，對中國人有無條件的反感，而是會更加具體的看到民族主義建構之下的個人本來的樣子。

如上文，在進入台灣社會的「同化」過程中，受訪者們大多是因為一些事件、爭議而開始產生與台灣老師/同學的意見分歧，在擺脫掉初期的不愉快繼續堅持對話之後，反而促成了受訪者們開始漸漸接受並理解台灣方面的一些想法和意見：

一開始我對於政治的東西不太關心，我也很不喜歡政治歷史這些東西，我本身是理科生，非常不喜歡這種沒有標準答案的東西，覺得那對我的生活不重要。剛來台灣的時候，常常聽到教授在課上罵中國，我有一次下課就去找那個老師辯論，一直說到哭，就會覺得你這樣罵我的國家，我會覺得不高興，但後來私下和這個老師聊開了才知道這老師沒有那麼可惡，真的就是不喜歡中共而已，他給我一個很重要的觀念，愛國不等於愛黨，我一開始也覺得很生氣，但是後來非常理解那位老師告訴我的「一個國家最重要的是人民」，我也是第一次發現原來國家和人民是可以分開來討論的，當下覺得很衝擊，也是有打開一些思維閉塞的地方。（受訪者W20191031）

在中國的時候常常看到一些辱華事件大家群情激奮，不知道是不是來了台灣之後反而沒有這種環境了，加上我自身本來就不是對這類事情很有感覺，所以我就會開始思考，難道愛國是一定要是一件人必須的品質？是一件道德的事情？但是那個時候還沒有思考是或者不是，但有時候就會懷疑這件事情。（受訪者J20191130）

在這裡，受訪者因為政治觀點差異而受到了挑戰，她對於國家的「忠誠感」第一次因為教授對中國的批評言論而激發（這邊也涉及到部分「愛國面向」的討論，我們在後文會繼續），一向對政治不關心、認為政治不重要的她甚至選擇了主動找老師辯論，甚至情緒激動落淚。不過接下來隨著她與這位老師的逐步加深瞭解，雙方的「誤解」得以解開，在這處，她開始接受台灣方面對於國家、社會及個人存在差別的觀點，並開始運用起這樣的觀點重新認識自己的國家：「原來國家和人民是可以

分開討論的」，從對國家的「不假思索」到「接受到不一樣的看法」，也認知到了「愛國不等於愛黨」。在受訪過程中，不同的受訪者均有談到類似的因為台灣方面的討論或衝突使自己重新反思對中國看法的過程，也再次證明了受訪者們的台灣初體驗讓他們形成了一種特殊的看待中國的方式，以台灣經驗為代表「同化面向」就已經成為受訪者非常重要的審視中國的參照物：

有時候被同學當著我的面一口一個『中國中國』，這讓我覺得很不舒服『我當場就糾正他們，你可以叫大陸，哪怕你覺得台灣不是中國的一部分，但是香港也是中國的一部分啊，但香港不是大陸啊。』我的大多數同學都非常台獨，我都是尊重他們，因為我認為這就是來自於你的成長教育和社會環境，這個沒有對錯之分，我的成長教育環境不同，所以政治觀點也會有所差別，我覺得是台灣之後我開始很重視，很想不自覺地幫這個國家說些什麼，重要的應該是尊重彼此的想法，不要想要去改變彼此。（受訪者W20191031）

二、重新理解中國：「同化面向」的深化

很多陸生來台之後，因為個人興趣、人生歷練和經驗、所修習的學科等等的不同，更因為在台灣的時間長度足夠，讓他們有更充足的時間得以在台灣各個領域進行探索，這也就是陸生「同化」的深入，在這裡筆者希望釐清幾位受訪陸生，具體是怎樣的台灣經驗是否會被他們用來審視中國？怎樣的領域會讓來自不同領域的受訪者們都很有感？又有哪些比較特別的領域值得關注？

在訪談中，受訪者普遍談及了台灣法律、醫療、社會基礎建設、民主和公民社會，幾乎所有受訪者都提到自己對於LGBTQ等性別議題的認識都來自台灣（特別是同婚遊行）；此外對於教育、公民素養等議題也非常有感等，而從最開始他們利用台灣經驗作為一種參照物來理解中國的具體事物：

社會比較有秩序，這是我比較喜歡的台灣的地方，台灣的公民素養，這點我們和台灣差了一點點，很多社會中的細節-無障礙設施、基礎設施完備，雖然東西不如大陸那麼漂

亮，但是這個城市的方方面面的細節都是以人為考慮要素。醫療制度也是很不錯的（受訪者H20191227）

我覺得臺灣社會有一種總體而言，還是有一種開放和包容吧。對，我覺得我認識的很多臺灣人，在我們眼裡可能是一種天真，但是我覺得這些東西對我來講是很可貴的，我覺得很多臺灣人他是真的可以把一些自己很想要去做的事情，可能是有一點理想主義的事情，是去付諸實踐的。我覺得這也是我喜歡台灣的地方。（受訪者J2019113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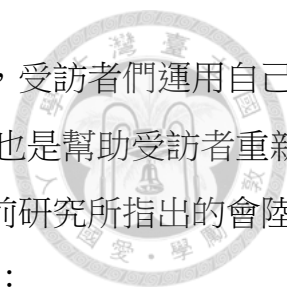
在這裡，受訪者更因為台灣經驗開始反思自己過去在中國養成的觀念，尤其是一些過去認為習以為常或未曾有更深入瞭解的觀念：

因為我這學期在修新聞法律的課程嗎，然後我就突然意識到說，其實我對於公民社會跟法律這樣的概念，其實我在臺灣呆了那麼多年，還是很薄弱的。……起源是因為你有看那個德國之聲的記者去採訪香港示威者的報導嗎¹⁶？然後它裡面就是在質問說是為什麼要觸犯法律之類的。然後我覺得很多陸生都會去轉那一篇，就會覺得說他們理解的法律是一種規則，就是你身處在這一邊，你必須要遵守的一個規則，可是我在臺灣我才慢慢意識到說，其實法律的概念並不是這樣，它可能是因為人們要去維護自己的一些人權，去維護一些包括對於政府的限制，然後我們才制定了這樣一個社會契約規範，但不是說這是一個就是放很高的一個準則這樣，我覺得這些概念是我在慢慢學習的。（受訪者J20191130）

有受訪者希望更好的運用自己的台灣經驗，幫助大陸方面來制定對台政策，可惜不被重視（這邊同時涉及到「交流面向」的變化，我們在後文會談到），他們希望更好的運用自己的台灣經驗來改變中國大陸現有的對台政策和交流方式：

你不覺得我們所有陸生的在台經驗就應該成為大陸制定對台政策的一個重要的參考源嗎？我一直覺得『敵在國臺辦』這句話真的是對的，事實上今天中國的對台政策，多少是真的瞭解過台灣的現狀嗎？那麼問題來了，寫對台論文的學者沒有幾個真的就職在對台部門，到底我們的對台政策是怎麼產生出來的呢？我們每一個陸生的個體人生經驗不應該成為一個幫助中國審視台灣的最好參照物嗎？（受訪者Y20191116）

¹⁶ [德國之聲訪香港示威者：港警施暴是錯 示威者施暴就對嗎？](#)



值得一提的是，受訪者「同化面向」的深化也存在積極意義，受訪者們運用自己在台灣的經驗，一方面幫助自己重新認識/理解中國，另一方面也是幫助受訪者重新認識「民主」、「自由」、「人權」這些概念，而並非如同早前研究所指出的會陸生會導向「更加支持台灣/更加支持中國」這樣二元對立的結論：

我覺得我的台灣經驗會讓我不會傾向去選擇一方，比如談陸生，認為開放陸生有利於推動中國民主化，推動陸生瞭解民主，認為一個民主的中國有利於台灣的現狀。如果有人在我面前去challenge中國的缺失，我並不會去主動捍衛，我只會做factcheck，我只關心事實。」（受訪者Y20191116）

因為台灣，我對很多概念的理解都有變化，接觸的資訊會更多，對待「愛國」，我現在會認為要把國家和政黨區分，我之前會認為國家、政權、政黨和領土這些概念是直接掛鉤的，中國又是一個黨國，但是現在我又覺得，國家和政黨是應該區分開的。（受訪者H20191227）

承接上文的分析談到「同化面向」的深化，受訪者們開始妥善運用起自己的台灣經驗去重新審視、理解中國需要「改善」的內容，更瞭解了如何看待「愛國」這一個民族主義概念賦予個體的價值，學會如何把國家和政黨區分開來。

三、「同化面向」的挑戰：你有不表態的自由嗎？

陸生在台和大多數異域求學的學子一樣普遍會遭遇求學所在國的各種生活和學習挑戰，而來台灣接受教育所帶來的挑戰卻是中國眾多海外留學經驗中最為獨特的，理由也很簡單，被兩岸問題所影響，陸生的中國身份在台灣常常備受矚目，而這樣的身份所帶來的麻煩和不便，也成為所有在台陸生最直觀也是最明顯的困境。

而首先伴隨「中國人」身份而來的，就是對於陸生在生活中總是被迫要為中國的一些狀況「表態」，受訪者們就不斷提及自己在台的生活中時常需要為中國、為一些具體事件或替自己的身份反復做出解釋，台灣人格外喜歡追問「為何你要選擇來台

灣讀書」、「中國是不是沒有民主自由？」一類的問題，若遇到對方沒有那麼善意的情況下，甚至也容易發生衝突：

在台灣碰到最大的問題，就是需要不斷為自己大陸的狀況，或者自己的身份去作解釋，這比較煩，但是無法避免，每一個大陸學生都會碰到。很多私人的問題諸如為何來台灣上學？你覺得台灣怎麼樣？也會對很多大陸的事來問你，你們大陸怎麼怎麼樣，那個事情怎麼怎麼樣。雖然我不覺得渠道其他國家不會遇到類似的問題，我來之前就做好思想準備會面對很多這種問題，來了之後只是會發現這個事比想象中更複雜一些，但不會想說我可能在大陸就不會遇到這種事。

我之前在朋友發過一段話，有很多人會去主動找陸生談民主談自由，但他們真的不是要和你們談這些內容，他們只是想展示自己的優越感，但是對我而言，秀優越並不會影響我對這個事情的判斷，其實這個邏輯就很像很多大陸人覺得台灣很落後，還不如大陸的二三線城市，這其實是一樣的。（受訪者H20191227）

乍一看是很日常生活的問話為何在陸生的求學經驗中會顯得如此特別而需要被注意？早在剛開放陸生的前兩年，曾有一個陸生因為口音被認出到處被台灣人戰統獨進而主動選擇退學的真实故事，這個故事或許很特別，卻離一般陸生的經驗並不遙遠：大部分陸生一開口就會因為口音而被認為是中國人，又不確定自己講的東西是否會引發問題，這樣無法預知的後果的情況下，不表態成為了多數人的第一反應。而這類不表態的反應在遇到重大社會事件時，則更為明顯，筆者將在後文繼續討論。

究其原因，關於陸生的「不表態」，筆者認為首先陸生在台灣並不存在可以接住他們的社會安全網（或同溫層，後文亦會有討論），長期以來，陸生常常暴露在要被追談論他們不了解、不熟悉甚至是不理解的問題，如果本身是關注社會議題的陸生則沒問題，但更多的沒有興趣的陸生被迫捲入議題之中，難免產生負面情緒。久而久之這樣的「不表態」本身就是對陸生「同化面向」的一種挑戰，換言之，如果台灣的存在無法讓他們自由的表達觀點，甚至可能對他們的生活或個人情緒產生影

響，那麼對於陸生而已，台灣就會成為一個要去迴避的詞語而不是一個用來借鑒理解中國的經驗，同時這邊也涉及到對「愛國面向」的影響，我們將在後文繼續討論。



很多人開始懷疑起自己的台灣經驗是否真的有必要存在，尤其是當陸生希望融入台灣社會卻不得門而入，回去中國大陸也變成了另一種意義上的「外人」，這樣的狀況也成了阻礙陸生進一步認識台灣的障礙：

以前我管回上海叫回家，現在我管回台北叫回家……我對上海的歸屬感在過去7年被消磨的一乾二淨，變成一個非常扁平的存在，每次我從上海虹橋機場回家，穿越整個上海市區，你看到高樓大廈很繁華，但是你卻有種感覺，那個城市不是你的，但是回過來看台北，台北也不是一個那麼容易融入的地方，整個台灣正在不停地把社會當中的中國元素當成一種virus驅逐出去，所以隔一段時間就有一個針對中國人的一個新的事情跑出來，你住在這裡，你的精神是會被不斷的消磨的，就好像一個定時炸彈，以前的黃安，最近的香港的事情，時不時炸一下，非常消磨你的精神，這是尤其讓我不安寧的地方，非常異鄉人的感覺。（受訪者Y20191116）

更值得注意的是，中國本身這幾年政策的變動，對台不友善的政策和中國輿論環境，也對陸生的「同化面向」產生了一定的挑戰，這邊的討論同時在後文的「愛國面向」也會談到：

後幾屆來的陸生，大陸的涉台政策也開始變得越來越嚴苛，甚至由於這幾年中國的愛國教育抓得越來越重，很多年輕人來的時候比起我們當時可能更加不適應，很多小粉紅來台灣做陸生或者交換生，一開始就懷著強烈的衝擊體制的想法，去想要改變台灣人的想法的心態，所以以至於有撕連儂牆甚至起衝突的事情，所以這種人一來到，一碰壁，自然就會就會往回縮，自然就會越來越認為「台灣是愛國主義教育基地」。（受訪者Y20191116）

早期陸生很多是精英群體，我們最開始也接觸了一個相對良善的台灣，對台灣的觀念接受是比較高的，一開始可以不排除的接觸台灣，理解台灣；現在的陸生則不會這麼看，愛國

主義宣傳式的教育成了主流，台灣人成了「台巴子」，變成了「台灣人不懂感恩不識抬舉」事實上台灣對於陸生的歧視也沒停，陸生就更加不想去聽台灣在想什麼。（受訪者Y20191116）



四、同化面向的挑戰：崩壞還是存有餘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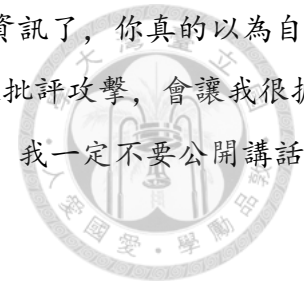
承接上文，對陸生同化所產生的挑戰在具體事件來臨時變得特別明顯，在本次訪談中，筆者選用了2019年香港的「反修例運動」和2020年開始的「2019新型冠狀病毒肺炎疫情」兩起重大社會事件，具體觀察受訪的陸生的「同化面向」所受到的挑戰。

筆者選取反修例運動，希望看看重大社會事件當下，受訪者們帶著台灣經驗又身處台灣中國雙重的輿論壓力下，他們會如何看待這起事件？如何看待示威者的暴力升級以及如何看待隨之而來的陸生和港台生在連儂牆的衝突？

在進入訪談分析之前，筆者先簡介事件背景：香港反修例運動作為近兩年來影響兩岸三地的大型事件，爆發於2019年5月並一直持續到2020年初。雖然主要事件均發生在香港，卻依然引發了台灣輿論的極大關注，大多數台灣輿論予以聲援，而陸生來自「壓迫香港的獨裁國家」的身份，更是讓很多陸生或主動或被動的被牽扯進了這一事件的討論，也發生了一些衝突事件（陸生撕毀在台校園裡的連儂牆並與港生爆發衝突等）。而在這一過程中，對於陸生的「表態」需求已經上升到了一個新的高度：幾乎不存在不表態的空間，你如果表態支持港警對示威者的鎮壓，你可能會遭到台灣方面的撻伐；如果你主動表態支持香港的示威者，則可能引發你的同儕陸生或來自中國網絡輿論的攻擊、舉報（網暴），所以絕大部分陸生在這一事件上保持沉默：

由於在香港問題上我自己非常拒絕站隊，常常的表態和其他同學不一樣，甚至會被陸生同學罵走狗，說我被「策反」了，會拉小群來罵我，但是卻不敢正大光明的和我懟，有些人

還會來我的朋友圈評論，會留下諸如：「你不要在這邊費心分享資訊了，你真的以為自己是兩岸和平的使者嗎？」因為蔡博藝¹⁷之前的經歷，看到他們這樣批評攻擊，會讓我很擔心自己在公共場合表態，或者作為陸生參與政治可能承受很多風險，我一定不要公開講話，多說多錯。（受訪者S20191029）



我勸阻陸生同學不要去撕（連儂牆），結果被人反嗆「為何要否認別人敢去撕的勇氣？怎麼會有你這種陸生」，我本來還想繼續回擊：「你想撕你就去撕，我幫你錄下來發到微博和fb上讓大家看看你的勇氣」。不過連儂牆本身就是帶有立場的，這面牆並不是針對所有人，所以其實在上面並沒有什麼討論的空間。（受訪者H20191227）

這裡作為「同化面向」加深的一環，在此類事件中，受訪的陸生已經不會以中國的輿論觀點討論事件，反而在訪談中的經驗裡發現¹⁸，許多陸生的觀點更貼近台灣當時的輿論觀點，有對於一般中國輿論及中國政府在反修例事件上的宣傳和表態感到不滿且反對的：

對於香港事件，我們普通人無法干預政府的做法，但是我對普通人對此事表達出的嘲諷、攻擊和惡意感到失望，環境不是特別好，普通人不懂得站在普通人的視角去講話，都把自己當成了統治階級，當成了國家機器，為統治者說話。台灣當然也有這種狀況，但是大陸特別嚴重。大家不是以一個人的角度看問題，而是宣傳部門，媒體公眾號發了什麼，他們就信什麼。這就顯示出信息上的代溝——能接收到完整信息的人和選擇性去接收信息的人就會有這樣的差別。尤其是看到國內媒體對香港的報導，你就會發現下面越來越激進的留言。（受訪者H20191227）

有陸生撕毀連儂牆反對香港示威者，但亦有陸生選擇和台灣社會一道站在反對港府

¹⁷ 為第一屆赴台陸生，曾因參與台灣諸多社會運動而聞名，後選擇參選淡江大學學生會長而捲入國籍爭議，前述傅榆導演獲得2018年金馬獎最佳紀錄片獎的作品《我們的青春，在台灣》一片當中就有記錄蔡因參選大學學生會長而遭遇來自社會各個方面的反對甚至攻擊。

¹⁸ 筆者實際上也有類似的經驗

港警的立場之上，只是更因為礙於身份，陸生無法公開表達對於示威者的支持。在訪談中，問及受訪者如何看待運動後期示威者的暴力升級？是否會選擇與示威者割席？又如何看待校園內的連儂牆下陸生與港台生的衝突？大部分受訪者顯示出了對香港運動者的同情，卻因事件敏感而不敢主動站出來發聲，甚至拒絕站隊而遭到其他陸生的攻擊：

我反而覺得身邊的朋友是什麼立場不重要，能不能溝通才是重要的，我更加重視自己的朋友。由於拒絕站隊，甚至會被陸生同學罵走狗，說我被「策反」了，會拉小群來罵我，但是卻不敢正大光明的和我懟，有些人還會來我的朋友圈評論，會留下諸如：「你不要在這邊費心分享資訊了，你真的以為自己是兩岸和平的使者嗎？」（受訪者S20191029）

在訪談之外，筆者也注意到媒體上也有陸生的投書，譴責撕毀連儂牆的行為，認為這樣的行為「勢必將自身在台的公共參與空間撕得更小」，以下將摘錄部分內文¹⁹：

誠然，陸生在台灣的公共參與面臨諸多困境，甚至許多陸生自己都已經失去信心，帶著一種讀完學位早早離開的心態。作為兩岸政治的產物，從來台之初就被賦予兩岸交流使命的陸生，卻在無意間撞見了一個正在不斷調試中的台灣社會：雖然不斷強調著要讓陸生來台灣學習民主自由的精神，但在社會的潛意識裡卻早已把「中國人」預設成了假想敵，而當實際的中國人真的出現在了社會之中，甚至當陸生提出想參與公共討論的願望時，很多時候會遇到台灣人回應，我為何要和「敵國人」討論？我不是說所有台灣人都如此，但陸生也確實有很高機率面對這樣令人挫敗的回應。

回到訪談中，筆者認為在陸生整個「同化面向」加深，除了上文所述面臨的挑戰，陸生也反過來在重新反思自己在台灣看到台灣社會的立場和輿論環境，一如有受訪者談到了整個台灣輿論在香港事件中的角色，受訪者就批評台灣輿論對於香港的關心關注並非是因為真的支持示威者，更像是一種台灣人對「自我處境」的投射：

¹⁹ 《讀者回函：陸生若破壞連儂牆，勢必將自身在台的公共參與空間撕得更小》，思而陸，端傳媒，發表時間2019年11月4日，截取時間2020年6月8日。<https://theinitium.com/article/20191104-taiwan-lennon-wall/>

我還想說我特別不喜歡台灣人非常內縮，什麼國際新聞都能向內投射，什麼「今日香港明日台灣」、什麼「藏獨港獨疆獨是同路人」，什麼東西都必須以自己的角度去向外詮釋闡發，這讓我覺得很惡心，台灣人內向化的視角太嚴重了，很多時候是沒辦法開啟一場討論的。（受訪者Y20191116）

很多身邊的台灣人也對香港議題非常關心，但我一直認為台灣人並不關心香港，台灣人觀看香港的所有部分都是在自我投射，他們（台灣人）覺得自己就是受害者，當看到真實受害的角色就更能自證，我也是一個受害者，但是其實也不太能講出來，我之前臉書發文說這個，被一堆人追著罵。（受訪者Y20191116）

事實上台灣發生了幾次連儂牆的衝突，但是台灣人說句實話除了拍照，除了上網譴責，其實並沒有在實際上勸阻過一次撕牆或者牆下的衝突，明明這就是台灣的校園裡，台灣人口口聲聲說著聲援香港，實際上做到的卻很少很少。（受訪者Y20191116）

五、「同化面向」的變異：陸生的選擇與撕裂

本研究寫作期間正值「2019新型冠狀病毒肺炎（COVID-19）疫情」期間，大多數陸生被困在家無法就學，台灣方面並未主動保障陸生就學的權益，隨著兩岸由於疫情影響對立進一步加深，中國教育部亦於2020年4月宣佈暫停陸生新生赴台，陸生赴台劃上句號。

疫情開始時，有陸生質疑台灣教育出台的「屏風隔離」而製作的「懶人包」獲得了超過上千次的轉發，也在一天之內引來近5000則正反兩面的評論——或者說是缺乏溝通的相互叫囂。有陸生接受紐約時報報導時，她談及她曾經在疫情早期製作「懶人包」：講述陸生在兩岸一次次的事件漩渦中，常常感到很無奈的處境。「我們隻身赴台讀書，又要獨自面對隔離，」但在她的帖子底下，使用繁體字用戶的回應大多如此：「強國人滾回去吧」「下學期能讓你來讀書就不錯了」「隔離兩週是台灣這邊的標準檢疫方式。台商返台也都這樣處理，並無歧視可言」。也有使用簡體字的網友回應：「這些學弟妹也並沒有說反對隔離，只是針對具體措施來連署需要遭

到這樣的對待嗎？評論都在說些什麼。只能慶幸我再也不用去台灣上學了。」而後，礙於過於兇猛的網絡留言，她關閉了自己的臉書。



有陸生在台灣封關之前返回學校，在政策尚未明了之際被校方強制隔離²⁰，但2016年蔡英文上台後，兩岸局勢日益惡化，陸生來台人數有所減少。根據台灣教育部的數據，2019年開始的學年度，陸生學位生人數與兩、三年前高峰期相比下降超過10%；研修生人數則為過去五年來人數最多時的一半左右。近年來，執政的民進黨政府與習近平政權在涉及主權的議題上衝突不斷，加之去年自香港延燒的「反送中」運動，都讓陸生群體在台灣社會中的話語聲量日漸微弱，他們參與台灣社會運動的能量也越發式微。

在這一章節，筆者使用了「變異」這一詞來形容「同化面向」在這一階段發生的變化，首先「同化面向」的確立仰賴於陸生在台灣的生活學習等種種經驗，再以此去看待中國，但之於疫情當下，兩岸的整體社會和政治狀況，再包括輿論都發生了非常劇烈的變化，尤其在疫情初期陸生遭遇的問題和挫折有相當部分來自台灣，換言之作為「同化面向」參考的台灣經驗本身正在經歷劇烈的動蕩和變化，正是在這樣的狀況下，陸生的選擇則顯得更加撕裂。而究其原因，筆者認為起碼在2020年疫情剛開始的時候，同化面向在一定程度上產生了變化和異化，進一步加深了陸生群體的撕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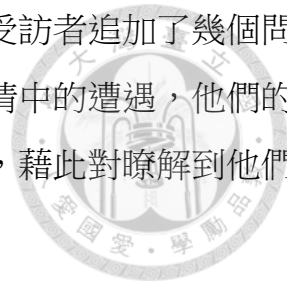
為了幫助理解狀況，筆者亦根據台灣CDC的疫情大事件表及綜合各家媒體報道製作了**疫情時間軸**²¹，希望進一步釐清疫情大事件當下陸生的處境和狀況。

疫情深刻影響了近兩年兩岸局勢的走向，也深深影響到了在台陸生的就學權益，筆

²⁰ 《返台陸生健康管理爭議：究竟發生什麼事？》，武去病、陳莉雅、何欣潔、端傳媒，截取時間2020年3月30日，<https://theinitium.com/article/20200129-taiwan-mainland-student-wuhan-pneumonia/>

²¹ 本疫情時間軸整理參考台灣CDC網站疫情大事件記，見附錄一

者針對陸生在疫情間的遭遇對滯留中國境內無法返台的陸生受訪者追加了幾個問題，並將結合筆者實際的觀察記錄，希望透過瞭解他們在疫情中的遭遇，他們的對應措施，以及他們對於台灣或中國大陸相關政策的一些看法，藉此對瞭解到他們的「同化面向」是否進一步受到影響。



在訪談問題中，筆者集中關心疫情期間幾位受訪者是否受到影響，而在深陷困境之時，他們有沒有選擇向台灣尋求協助，是否有展開自救。在訪談中，受訪者均表示自己受疫情的影響不大，大多面臨的課程、畢業問題因為校方的幫助不足夠而難以解決只能擱置，他們也嘗試過主動尋求幫助，但因為台灣大的政策沒有鬆動，所以他們本身難以做什麼改變。

值得注意的是，因為疫情的影響不能返台就學，大部分受訪者均有主動參與到各類的陸生疫情互助行動當中，也是因為原本能夠依賴的管道的失靈（台灣教育部和各大學校方並未在實際中主動幫助陸生解決問題，而由於是台灣方面主動暫停陸生入境，大陸涉台部門和教育部門從頭到尾未有主動處理陸生狀況，也罕有插手的空間），所以罕見的陸生因為共同的利害關係走到了一起，曾有兩位在學陸生發起一份聯署，反對台灣教育部推行的14天集中管理，於2020年1月27日正式遞交台灣CDC、教育部、衛福部，該聯署書共計收到5693位有效簽署，其中在學陸生4641人，為近年來最大規模的陸生維權行為，但最終這份聯署書雖經過媒體曝光卻依然因為疫情兇猛而石沉大海。

而在長達8-9個月無法赴台的過程中，很多陸生從最開始的一腔熱情彼此幫助到發現陸生群體陷入兩岸爭議之中，一時間陸生內部的彼此站隊、舉報、攻擊盛行，筆者也從2月份開始就一直身處一個有超過500人的陸生微信群裡協助媒體資源對接，親眼見證了群組裡的陸生從最開始的互通有無彼此協助到後來的心灰意冷、甚至彼此舉報的行為，甚至礙於疫情困在家中，筆者瞭解到有不少陸生都出現了明顯的心理狀況，而其中比較有代表性的就是2020年4月15日，準陸生陳新公開向中國教育部申

請資訊公開，請求披露官方暫停陸生赴台的具體資訊，直至6月9日獲有關部門回電，指「內容因涉及國家機密，不予公開」。而這封信息公開的相關聲明在各大陸生群流傳過程中引得非常多來自陸生和非陸生的舉報，筆者曾一度好奇詢問其中一位陸生為何舉報時，他明確表示認為這個陸生是被「境外勢力煽動」、「報台獨的大腿」，而廣泛瞭解下來，很多陸生並不認為這樣的信息公開是在幫助陸生，相反是認為這個人不能代表我，又或者是覺得陸生已經深陷嚴重的爭議之中，兩邊都不討好，更不應該把事情搞大；筆者後期也因為無法繼續負荷群組討論的帶來的心理壓力而退出相關陸生群組，在離開之前筆者也觀察到原本近500人的群組早就只剩100人不到，此前因為返台這一共同願望走向團結的陸生群體，因為內外雙重輿論夾殺，久久無法復學的身心壓力走向實質性的崩解，此後僅剩少部分仍為陸生返台事宜奔走的熱心同學。

陸生因為起台灣就學身份，成為大陸網民炮轟的對象，又因為其本身的大陸身份，而成為台灣網民攻擊的對象，面對疫情間兩岸洶湧的民意，陸生被夾在之間，當所有人都在選邊站彼此攻擊仇恨之時，或多或少對多位受訪者產生了比較大的影響，有受訪者提到了自己被網友攻擊的經歷，好像自己只要對台灣多一點喜歡就變成了「台獨」，讓自己今後都不想參與任何和陸生相關的活動。

如果說前文提及的「同化」帶來的積極經驗讓陸生更加主動參與到對公共事物的關心，更希望以自己的台灣經驗幫助中國大陸來更好的認識台灣的話，那麼在這裡，與台灣高度「同化」的經驗反而是一個他們強烈希望擺脫的元素，不管是主動的，還是被動的，這一「同化」的經驗或者身份已經對陸生的生活產生了實質性的負面影響：不僅是因為台灣已經無法保障他們的就學權益，也因為陸生在台灣就學的身份而得到兩岸輿論的夾擊，一方面陸生開始抗拒一個對自己棄之不顧的台灣社會，更會對台灣經驗產生抵觸，台灣已經成為了一個不會對自己產生好處、不會幫助自己擺脫困境、甚至會帶來麻煩的他者，而過往從台灣學到的經驗，不論是公共參與、社會經驗亦或是對於民主自由的體認，在疫情當下陷入高度封閉和集權管理的

中國社會，顯然已經不可能產生任何借鑒，換言之，他們用台灣經驗進一步審視中國大陸的狀況是困難的，而台灣「同化」經驗已無法適用於今日的中國大陸，不僅無幫助，還可能造成他們的一些麻煩：



因為疫情製作了一張聲援陸生的圖卡而被鄉民圍攻，最後被迫要關掉自己的臉書，因為站出來幫陸生發聲，不僅被台灣網民攻擊，還被自己學校的陸生罵，他們覺得我太幫台灣說話了，是諜中諜，我把這些同學全刪了，反正以後也見不到面了。自己的情緒也有被影響到，之前看到事件發生，還是希望說些什麼做些什麼，但是現在什麼都不想說了只想自閉。（受訪者S20200419）

疫情在家，一直被關著，心情也很容易受到影響，有些時候政治立場帶來的現實生活的撕裂則更加難受，有些時候自己只是單純發兩句對生活的抱怨，在一些不知情的人看來，都覺得你在隱射政治，進而會截圖去攻擊你，甚至舉報你，還有一些和你住的很近，平時也很熟的朋友天天嚷嚷著要舉報你，這也是很可怕的一件事，到最後你會不知道誰可以信任誰不可以，然後就一直刪好友，覺得心很累，索性就直接鎖了朋友圈。

有朋友直接告訴我，如果你是台獨，那豈不是和你一起玩的朋友都成了台獨。（受訪者S20200419）

受訪者S的遭遇在疫情中並不罕見，他還對筆者表示，他也主動參與此次聯署（指前文提及的陸生反對台灣教育部屏風隔離政策），但過往的他是不會參與這類的活動，同時他也觀察到了更多陸生變得非常「情緒化」，以訪談經驗來說，只要是涉及台灣疫情的相關新聞，很多陸生並非如外界輿論所談的冷漠不關心，而是顯得更為情緒化，展露出很強烈的對台灣的攻擊情緒，曾經發生過一名陸生在陸生群組裡揚言要殺了陳時中，而後被人截圖發給了台灣媒體，一度引發輿論關注。而更多的陸生，包括本次的受訪者都表示不能接受只有陸生被排除出台灣之外，只有陸港澳學生不能入境，外籍學生早期入境無影響，甚至也不用隔離的狀況，而在疫情期間台灣教育部和陸委會的表現，其實很大程度上被陸生們看成了自己的教育權益被放棄的感覺，一種被嚴重影響卻又無能為力的感覺在陸生群體中非常普遍，不過也有

陸生不覺得台灣方面的影響，反而認為陸生對於台灣的歧視言論嚴重，回應到上文所提及的，也正說明了「同化」的開始走向可能的失效：

我覺得台灣那邊就特別...怎麼說呢...就是有點歧視大陸這邊的疫情我覺得。這非常的不公平。尤其是台灣對待陸生的態度，其他國家的學生隨便進，陸生卻被排除在外，這讓我感到很不舒服。（受訪者W20200424）

自己沒怎麼感受到來自台灣的歧視，但是反而覺得陸生這次反過來去歧視台灣的言論有不少，明明政策上不能自由行，不能赴台就學都是大陸方面單方面禁止，但是陸生顯然會更遷怒於台灣，認為所有的責任都在台灣，而不會反過來責怪大陸在這方面有問題。

之前被媒體曝光出來的要殺陳時中的其中一位陸生還是我認識的一個人，他曾經來問我要怎麼適應台灣人對你的惡意，我還和他解釋過，但是我也不知道他為何越來越極端。（受訪者H20200422）

社會方面的影響之外，影響陸生「同化面向」的另一個較大來源就是學校的師長和同學，如前文所提到的，與師長同學的溝通很大程度上構成了陸生台灣經驗的來源，他們在依據這樣的經驗進而審視中國，但在疫情期間，這樣的溝通很多時候並不能成立，如果陸生貿然使用台灣經驗來審視、對比兩岸的防疫政策，也可能遭到攻擊，有很多受訪者都表示了自己在疫情期間因為自己「比較了中國和台灣的防疫政策」就被朋友批評「你沒有資格來評論台灣」。而這一塊我們在後文的「交流面向」和「愛國面向」也會進一步談到：

我有一個教台灣史的教授，他以前是我大學的老師，我跟他私下還保持蠻好的關係，但是因為這次疫情期間因為觀點的問題衝突還蠻大的，有點難過不知怎麼說好。他一直說我沒有資格評論台灣的疫情，說我身為一個陸生更應該同理台灣的疫情，理解台灣為何不讓陸生入境，但我認為有些東西就是pure bias，就是徹底的歧視。而且作為一個被歧視的對象，我沒有辦法說我被歧視了我還要同理心看待，這個事情就很荒謬了。我沒有辦法...（受訪者Y20200513）

有一次上網課的時候，談到一些兩岸在防疫政策的比較的問題上，我的一個比較深綠的同學故意在分組討論的時候反復用「武漢肺炎」，甚至反復來故意用言語來刺激我（筆者問：你怎麼知道他在刺激你），就是他會刻意的提一下大陸疫情的慘狀，就你看不出他是關心的，只是不停地叫我表態，然後不管我說什麼他都會用類似「武漢肺炎就是中國自作自受」的說法回我，要不是老師當下有制止他，我覺得我都要和他吵起來了。（受訪者J20200423）

在訪談中，筆者最關心的則是受訪者是否會因為疫情初期中國大陸教育部單方面叫停陸生赴台這一事件可能對陸生產生的影響，因為赴台成為陸生，他們開始運用自己在台灣看到的學到的瞭解到的知識或經驗來理解中國，而这也標誌著陸生的「同化面向」走到了某一個階段性總結的階段，如何看待這段台灣經驗？

陸生被全面叫停，我覺得很難過，覺得我們成為了兩岸博弈的犧牲品。（受訪者S20200419）

我覺得比較遺憾吧，那個時候看到陸生暫停消息我也覺得挺難過的，一方面也可能是對未來有所擔憂，但另一方面也會覺得說就好像又一個交流的途徑又要被切斷的那種感覺吧。（受訪者J20200423）

在台灣這些年我事實上感受到的是，整個對於大陸的立場跟觀點趨向於極端化的一個過程，在7年來感受還是蠻深的。所以在當下的環境下面，讓陸生在來赴台就學，我自己個人覺得，一方面台灣的吸引力不如以往了，另外一方面客觀的環境也比過去大不如前，再考慮到未來如果本科的話要來台灣4年，那4年以後大環境會變成什麼樣沒有辦法預料。在這樣的情況下，我覺得叫停是一個比較明智的事情。（受訪者Y20200513）

第二節 是否因為台灣經驗影響「愛國心」？——「愛國面向」



一、更愛國還是更恨國？「愛國面向」的動搖

在第一部分訪談中，筆者更集中希望瞭解到陸生的台灣經驗是否會影響到他們對於國家的認知：是否更愛國了？是否願意更主動地捍衛中國的形象？

首先本文所使用的「愛國心」是指一種對國家的忠誠，不容許國家被批評，同時會認為自己有義務主動捍衛國家形象，為國家辯護、解釋，也不會主動對外說國家的壞話。

在訪談中，台灣的求學經驗幫助受訪者重新認識到自己的「中國身份」，而鮮明的對比和自身身份在台灣生活經驗或主動或被動的突出，也會讓陸生很自然而然地成為兩岸之間中間人，在這個比較過程中，陸生的「愛國面向」也首次得以體現：

我以前從來沒有想過政治的問題，但來了之後有時不是我主動去對比，而是因為我從大陸來，我的身份會讓別人不自覺的把我拉入其中去作對比，不管是在台灣還是回大陸，由於我有兩邊的經驗，所以兩邊的我的朋友都會不自覺的拿我去做對比，因為你的身份，你就不得不去回答這些問題。我這時才發現中國一直不是一個完美的國家，但是他可以越來越好。在台灣，好像你要成為會鬧的人才會有糖果吃。（受訪者W20191031）

在訪談中，談到來台初體驗時，很多受訪者們會因為兩岸國族認知的差異而被挑戰，當受訪者初次接觸到一些與他們過往理解到的中國說法不一樣的，甚至是一種負面的、攻擊的言論，雖然可能很多時候對方只是在陳述一個事實，既不隱含明顯的國族比較和挑釁的意味，又不是一種明顯的對受訪者的人身攻擊時，有受訪者的「愛國心」就容易被激發起來，而更會有一種希望主動站出來替自己的國家辯護，捍衛國家形象。

值得注意的是，很多陸生都有被稱為「中生」的經歷，過往不乏有陸生因為被叫中生，或因被直呼「中國」而非「中國大陸」而與人發生衝突的事件、甚至對於有些陸生而言返回中國的家鄉，你甚至不能說「回國」，必須得說「回大陸」。對台灣很多人而言，雖然只是一個名稱的變化或是語言的使用習慣問題，但對長期接受中國教育的陸生看來，這一種叫法的差異也意味著某種「態度不端正」的「獨立傾向」（因為台灣和中國相對立，隱喻一邊一國；而台灣和中國大陸則是比較中國官方的用法，是把台灣視為「中國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多數受訪者都表示最開始的時候聽到類似的用法的時候會覺得很「刺耳」，而很容易把這樣的稱謂、說法看做一種對中國的「攻擊」或「偏見」，有受訪者甚至會主動糾正同學的錯誤，而在這裡，可以很清楚的觀察到「愛國面向」的出現，來台初期他們並未因為自己的台灣經驗而認同台灣同學的說法而對國家保持懷疑態度，反而激發起他們的「愛國心」：更加對這樣的說法產生警惕，有部分受訪者會在一種希望「主動站出來替自己的國家辯護，捍衛國家形象是自己的義務」的責任感和道德感驅使下，嘗試和台灣同學進行解釋自己理解到中國的狀況：

有時候被同學當著我的面一口一個『中國中國』，這讓我覺得很不舒服『我當場就糾正他們，你可以叫大陸，哪怕你覺得台灣不是中國的一部分，但是香港也是中國的一部分啊，但香港不是大陸啊。』我的大多數同學都非常台獨，我都是尊重他們，因為我認為這就是來自於你的成長教育和社會環境，這個沒有對錯之分，我的成長教育環境不同，所以政治觀點也會有所差別，我覺得是台灣之後我開始很重視，很想不自覺地幫這個國家說些什麼，重要的應該是尊重彼此的想法，不要想要去改變彼此。（受訪者W20191031）

為何上文的受訪者明明站出來幫中國辯護卻和一般所認知的官方意識形態不一致？比如提到「尊重台灣同學的看法」而非糾正他們，尊重台獨的同學等等。筆者認為除了現實層面上陸生在課堂上不太敢主動批判人數更多的台灣學生所認可的觀念之外，陸生自身則因為台灣同學帶來對中國的新知，首次認識到了一個與自己過往認知不一樣的中國，他們開始在台灣經驗之中重新建立起自己對中國的認識，而在這個過程中，他們的「愛國心」也在漸漸「鬆動」——有受訪者認知到不能因為對方

批評中國就覺得對方在無理取鬧，反而冷靜的想一想，對方的說法之中有沒有你可以接受的：



一開始我對於政治的東西不太關心，我也很不喜歡政治歷史這些東西，我本身是理科生，非常不喜歡這種沒有標準答案的東西，覺得那對我的生活不重要。剛來台灣的時候，常常聽到教授在課上罵中國，我有一次下課就去找那個老師辯論，一直說到哭，就會覺得你這樣罵我的國家，我會覺得不高興，但後來私下和這個老師聊開了才知道這老師沒有那麼可惡，真的就是不喜歡中共而已。（受訪者W20191031）

這個老師給我一個很重要的觀念，愛國不等於愛黨，我一開始也覺得很生氣，但是後來非常理解那位老師告訴我的「一個國家最重要的是人民」，我也是第一次發現原來國家和人民是可以分開來討論的，當下覺得很衝擊，也是有打開一些思維閉塞的地方。」（受訪者W20191031）

還能觀察到在訪談中受訪者們在會因為與台灣的互動加深（交台灣男朋友），而這樣在課堂內外的持續討論更使得他對於相關概念的想法更加深，更加願意去理解台灣的看法，受訪者開始漸漸理解到現代國家的組成是如何得來，中國到底是一個怎樣的觀念：

我覺得比較多的是後來我升了大二以後才會慢慢的開始對這些問題產生興趣，原因是其實很簡單，因為我交了一個臺灣男朋友，然後我們就是，我也忘記了，反正就是我們這樣會聊很多事情，然後也會聊中國台灣的差異這樣，然後他就有跟我分享一些，像是臺灣人的國族認同或是台獨的含義到底是什麼，甚至他可能會更抽象地去思考說中國的含義到底是什麼？我們在講中國的時候，它到底在指涉一個什麼樣的概念，包括後來歷史系有一些開始學到這方面的歷史。（受訪者J20191130）

包括我們在上史學史的時候，因為他們老師就會講到近代民族國家的建立嘛，就是開始討論一些像是其實我們現在的理解的中國是一個近代民族國家的概念，它可能並不是說自古以來都是這樣。它可能是近代的一些，像是梁啟超那樣的人，他提出了一個這樣的概

念理念，然後慢慢地人們才會慢慢會去開始接受這樣的概念，所以也就慢慢也會去思考這些問題，開始把中國解構了那樣的感覺。」（受訪者J20191130）

在這裡，受訪者因為政治觀念差異而被挑戰，她對於國家的「愛國心」第一次因為教授對中國的批評言論而激發，一向對「政治不關心、認為政治不重要」的她甚至選擇了主動找老師辯論，甚至情緒激動落淚。不過接下來隨著她與這位老師的逐步加深瞭解，雙方的「誤解」得以解開，她第一次認知到了「原來國家和人民是可以分開討論的」，從對國家的「不假思索」到「接受到不一樣的看法」，尤其是認知到了「愛國不等於愛黨」，此處受訪者的「愛國面向」則發生了動搖，這裡也可以解釋上面訪談中為何她「尊重台獨」且不尋求台灣同學去支持統一。

有受訪者直指在台灣的生活過程中「中國人」這項認同會給自己帶來非常多「壞處」反而讓他重新認識了這個身份，也認知到不應該以「哪一國人」去作為評斷他人的理由，在這個過程中，我們都能注意到「愛國面向」的動搖，受訪者對於國家的忠誠度比起他剛來的時候，更顯得被解構——即不是如同太陽花學運當下的台灣社會的「逢中必反」：對中國人有無條件的反感；而是會更加具體的看到民族主義建構之下的個人本來的樣子：

客觀來說，『中國人』這個身份在台灣其實是給你帶來了非常多的壞處，比如我來台灣第二年就親歷了『太陽花學運』，那個時候你是中國人簡直就是原罪，你必須要舉起一個大旗告訴別人你是支持太陽花而且是反中共的，所以經過那次運動，我會好奇中國人這個身份到底給我帶來了什麼東西？就結果而言，我並不反對自己是一個中國人，我不會去做切割，這就是我的一個客觀屬性，就像你是台灣人他是香港人一樣，中國就是我的一個標籤。」（受訪者Y20191116）

而談到這樣的「愛國面向」的動搖，不同的受訪者均提到來台灣之後反而思考起了愛國的意義，在這裡同樣可以觀察到受訪者的「愛國面向」在類似的動搖狀況：

在中國的時候常常看到一些辱華事件大家群情激奮，不知道是不是來了台灣之後反而沒有

這種環境了，加上我自身本來就不是對這類事情很有感覺，所以我就會開始思考，難道愛國是一定要是一件人必須的品質？是一件道德的事情？但是那個時候還沒有思考是或者不是，但有時候就會懷疑這件事情。（受訪者J20191130）



當陸生離開中國大陸的輿論環境，開始接觸台灣的輿論，一個很重要的內容——新聞報導會是「愛國面向」的一個重要衡量基礎，長期的在台生活，比起最開始對台灣的不熟悉不瞭解，新聞報道和社交媒體內容成為了很多身在台灣的陸生掌握中國資訊的來源，筆者在訪問中也和受訪者們聊了他們對於新聞，尤其是涉及中國的「負面」報導上，首先會關注他們如何看待這樣的報導，是否會因此而對中國改觀？是否會因為對中國的「負面」報導而站出來為中國辯解/反對/澄清（defence）。

這部分的回答裡，全部受訪者都有經常看新聞的習慣，部分會專門去特別的新聞網站看新聞（端傳媒、立場新聞、中央社等），幾乎所有受訪者都提到自己會通過中國的社交網絡來獲取新聞信息（微博微信）。幾乎所有的受訪者在首次接觸到關於中國的負面報導或者負面言論，都會感到生氣，但在持續這些「負面新聞」接觸過程中，也會建立起自己對於一個事件的認知，也會開始去思考是否是真的如這個新聞所說，甚至有些時候如果這樣的「負面新聞」確實揭露了中國社會存在的問題，他們也會予以接受：

關注新聞，有些時候礙於自身身份必須關注，很多新聞都會和你有關係，對你有影響……有些時候對於所謂的「負面新聞」——由於我第一時間喜歡反省我自己，所以我第一時間會覺得是不是真的中國出了怎樣的問題。（受訪者S20191029）

我並不會特別留意台媒外媒對中國的報導，如果是一個非常有爭議的內容，那我可能會多方去查看相關信息，去factcheck。就算看到一些中國的負面新聞，也並不會有想要幫中國defence的感覺，畢竟「制度自信」，這個制度自信本身就要去容忍別人對你制度的詆毀。

（受訪者Y2019111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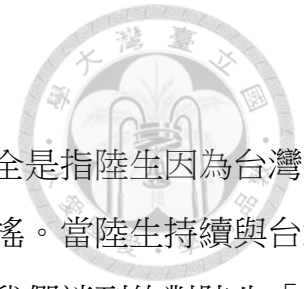
這部分的訪談同樣能觀察到「愛國面向」的動搖，早前研究指出的受訪者們普遍看到負面新聞之後進而感到自己有義務去解釋「誤會」，維護自己的中國人身份，「捍衛國家榮譽」等說法，這些說法在本研究所進行的訪談中並非完全成立，甚至在本次研究中的受訪者普遍在經歷了這樣的「動搖/憤怒/生氣」的情緒，反而會思考這些新聞報導是否屬實，在面對台灣同學的質疑的時候，往往也不會激發起他們的「愛國心」進而去捍衛中國的形象，甚至還會認為這樣的新聞可能進一步幫助揭露了一些中國社會的值得被報導和關注的事情：

有時在新聞的下面看到台灣或者香港人留言罵中共的時候，說什麼「中國人不意外」或是說一些比較謾罵性的語言的時候，多少會感覺到有一點不舒服，就是好像自己突然被指責。但是我也不會去跟人互相謾罵或者說在理論這件事情，我肯定就選擇不去看這些評論。但果它只是爆出一個關於中國負面的新聞，敘述上面沒有什麼不客觀或說是不正確的地方，那我就會覺得，不會說情感受傷，反而覺得能夠揭露出一些很多人沒有看到，或者是發生了但沒辦法被報導的事情，我覺得是一件好的事情。（受訪者J20191130）

但如果說它可能本身信息，就是有點出入，或者說是它的報導中帶著很多情緒性的語言的話，我就會不太相信報導說的內容，但是我也不會說去講出來，然後反駁他或者說是攻擊這個媒體都在講bullshit之類的。（受訪者J20191130）

但事實上這樣的「愛國面向」動搖也存在另一種理解，在現實中，很多陸生關注新聞、甚至接受「負面新聞」的背後也存在一種因為長期被迫「捍衛」、「交流」而產生的疲勞：很多陸生會不願意捍衛中國的現狀、也不會願意進一步和不瞭解狀況的台灣人進行交流。在本次研究的受訪者中也可以觀察到這一種疲勞的出現。在這裡有個前提。他們的「愛國面向」確實產生了動搖，因為台灣的經驗他們確實開始重新反思中國的形象（對內或對外，甚至是網民或國民形象）和自己過往的愛國行為，他們也嘗試與不理解狀況的台灣人展開對話，這也是正當初推動陸生赴台推廣兩岸交流的初衷之一，只是最開始的政策制定者們或許沒想到兩岸的爭議會在這幾年愈演愈烈，這些兩岸衝突和矛盾毫無例外地都反應到了這群在台陸生的身上，他們更多時候是被動地要去辯解、為中國說明，到後來他們很多人都不願意進一步說

明。



筆者在此處希望指出「愛國面向」的動搖這一概念，並不完全是指陸生因為台灣經驗而使得「愛國面向」動搖，當中也包括台灣經驗本身的動搖。當陸生持續與台灣社會產生聯繫，發生交流，一如上文在談論「同化面向」時我們談到的對陸生「表態」的要求。台灣人很常對陸生問的「你的口音為何不一樣？」、「你為何要來台灣？」但當這樣的交流進展下去（在後文的「交流面向」也會提到），台灣社會反復要求陸生「表態」，這樣的日常交流中自然而然會累積起誤解和偏見，久而久之就會出現一種反復言說自我、證明自我的疲勞，一如上文在談論「同化面向」時我們談到的對陸生「表態」的要求。就好像台灣人很常對陸生問的「中國是不是很不民主」、「台灣是不是一個獨立自主的國家」但當這樣的交流進展下去，台灣社會反復要求陸生「表態」這一種行為，不僅是一種要求陸生「證明」自己「不愛國」，也更是一種證明「中國確實很糟糕」或證明「台灣對於中國的理解正確」：

我之前在朋友發過一段話，有很多人會去主動找陸生談民主談自由，但他們真的不是要和你們談這些內容，他們只是想展示自己的優越感，但是對我而言，秀優越並不會影響我對這個事情的判斷，其實這個邏輯就很像很多大陸人覺得台灣很落後，還不如大陸的二三線城市，這其實是一樣的。（受訪者H20191227）

一如曾經筆者曾在2020年初參加台灣知名Podcast百靈果在Clubhouse開設房間討論新疆集中營議題時，當時就有新疆維吾爾的朋友當場告訴主持人百靈果：「你沒有資格一而再、再而三讓我『給大家介紹一下新疆發生了什麼』，你們應該自己去看，而不是用我的無償勞動滿足你的道德優越感。」

換言之，陸生的「愛國心」確實在不斷吸取借鑒台灣經驗的過程中產生了動搖，但是當台灣社會這一來源物本身因為兩岸爭議走向更加對中國的敵視之時，身在其中的陸生也可能受到波及，從「沒那麼愛國」走向「更愛國」，或者更極端，到一種「毫不關心」：

因為我自己海外讀過書，不在自己國家時理解不了這國家有多好，但當你離開了，在海外被歧視的時候，你就很自然而然的想起自己在中國時的好，在台灣只要你講話有大陸腔，比如在捷運裡有一次我和朋友聊天很開心地笑，結果隔壁也有一群中學生在聊天很大聲，結果只有我被一個阿姨說了一句安靜一點。這種歧視真的會讓我更愛國，會更加思念在國內的日子，在國內的朋友，這種愛國的情緒，更像是一種生活方式（受訪者W20191031）

以前在面對一些負面新聞，會站出來defence，去解釋發生了什麼，但現在就只會和自己的朋友解釋一下，朋友問起來就解釋一下說一下，但不會主動去defence，比較少公開的去談論政治類新聞和事件。（受訪者H20191227）

又比如香港反修例運動中，也有受訪者表示不認可台灣輿論就香港事件對於中國的批評，雖不能接受撕毀連儂牆的舉動，但這位受訪者亦清楚表示自己的「愛國心」又被激起來：

比如香港在發生的事，我還是會盡量去幫自己的國家defence，幫理不幫親，我會真的去看那個事件當下中國做了什麼，但就我自己瞭解的情況，中國的角色好像也還好，幹嘛一定要去批評中國政府？如果中國真的要做，他們完全可以做更多。（受訪者W20191031）

但香港的事情發生，我會覺得我的愛國情緒有被激起來，因為我覺得中國有點冤枉，我會覺得這就是一件香港自己的事情，中國並沒太介入其中。但我自己比較天真，說不定黑幫真的是中國找的我也不知道。（受訪者W20191031）

二、「愛國」≠「愛黨」：「愛國面向」的重構

首先，在本章節需要著重定義一個概念是「愛國」如何在中國社會的話語體系中與「愛黨」發生聯繫進而對一般中國人，包括本文的受訪者產生深刻的影響，換言之「愛國」=「愛黨」的話語體系如何產生：

作為全球最大的政黨之一，中國共產黨的意識形態深刻影響到了當今中國政治和社會走向，也影響到更多普通人的日常，在習時代則更加注重突出黨的地位，並重視黨在社會各個領域的呈現，黨委不僅是實質上領導，也恢復了形象上的地位。2018年，修訂後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寫入「中國共產黨領導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最本質的特徵」。黨不僅僅是高高在上，更伴隨着這些意識形態推進，黨組織不斷下沉——私營公司、社會機構都紛紛成立黨支部。黨採取更「進取」高調的姿態，滲入社會的毛細血管。

中共的這一變化過程同樣伴隨著中國社會的巨大變化，中共深刻影響著社會變化的同時也與之同步發生著變化，最大的變化是對自身合法性的塑造，將黨的論述和中國發展的現實相結合，一方面進行一系列社會改造工程，提供包括經濟發展在內的一些列「中式現代化」的榮景；另一方面則在意識形態領域，是這幾年在習近平的在黨史基礎上提出「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承繼過往黨史框架中所提及的「民族主義」和「馬克思主義中國化」，講述中國共產黨的成立是「開天闢地的大事變」，並強調中共的初心是「為中國人民謀幸福，為中華民族謀復興」，在近現代眾多的救亡圖存方案中脫穎而出，拯救了中華民族和中國人民；而在實際宣傳領域則更強調「道路自信」，不斷通過運用新媒體的手段和方法使得民族主義的愛國情緒與擁護中國共產黨的合法性密切相連，宣傳系統更是如同黨組織一樣深入生活的各個部門，而意識形態、文化藝術、教育學術、對外宣傳的部分更是中共宣傳部門所重點掌握並控制的領域。

換言之在中國成長的陸生，大多從小就接受一整套「愛國=愛黨」的教育，在日常生活中，在普通中國人的認知裏，「黨」與「國」是一個概念，也是一種標準答案，而當這樣的概念在近些年的民族主義的宣導不斷加強之時很容易就會自然而然把海外出現的對於中共的批評上升到一種對國家的批評行為，而這樣的話語邏輯在奉行民主選舉制度、黨國高度分離的台灣社會來說並不存在且不能被很多台灣人所理解，很多時候對於陸生的一些批評更多時候並非是針對陸生本身，而更多的針對

陸生背後的國家，針對中國社會，尤其是針對中共而進行，在這樣的兩岸對「黨國」概念的分歧之下，陸生的「愛國面向」如何被台灣經驗所影響，其最基礎普遍體現在受訪者當中就在於「黨國」概念的區分，這一概念的區分來自於台灣經驗的影響，來自於受訪者對於民主制度的理解，來自台灣政治制度的不同，更來自於日常生活中藉由不斷被詢問或挑戰中國事物的經驗得以確認，尤其是當受訪者一再被要求對於中國的政治及社會事件表態發聲之聲，或者在日常交往中很容易就陷入許多無法處理的無法面對但必須共存的狀況是，陸生在「愛國面向」上所展現出的某種「超越」的概念，更是他們主動放棄過往教育所認知的一些「標準答案」，認知到黨與國的差異性。

台灣經驗或多或少成為了很多受訪者們審視大陸的一個重要參考物，而怎樣的台灣經驗會讓受訪者們更感興趣，大部分受訪者們提到了民主、自由、法治、人權這些政治概念，我們在上文談「同化面向」時談論到了一些變化，此處則想集中論述受訪者們「愛國面向」因為台灣經驗而重新構築，很多受訪者在重新理解民主社會的內部運作機制後，也重新體認到過往的「愛國」其實更多時候並非是一種「非黑即白」的選擇，而是應該更加熟悉規則，更加清楚社會機制是什麼，經由台灣經驗後，受訪者重新理解「愛國」這一個概念，清楚的認識到把「國家和政黨區分開」，同時更關心事實：

我以前也聽過陸生談「台灣的民主自由不是真的民主自由，只是利用裡民主自由的規則」，她說她覺得台灣是假民主，我是絕對不敢說台灣是假民主，我最多最多說他們是民主不夠成熟，但是無論如何台灣做的比中國好很多——他們有合理的制約機制，在普通人和當權者之間是存在制約機制，但是我們（中國）沒有，我們只能乖乖聽話。（受訪者H20191227）

如果有人在我面前去challenge中國的缺失，我並不會去主動捍衛，我只會做factcheck，我只關心事實。我覺得我的台灣經驗會讓我不會傾向去選擇一方，比如談陸生，認為開放陸生有利於推動中國民主化，推動陸生瞭解民主，認為一個民主的中國有利於台灣的現

狀。如果有人在我面前去challenge中國的缺失，我並不會去主動捍衛，我只會做factcheck，我只關心事實。（受訪者Y20191116）



事實上長年的在台生活經驗，也成為這些陸生「愛國面向」重構的一個重要因素，日常中陸生受到很好的對待，這點不僅提升他們對於台灣的好感度，也讓他們更加能接受台灣的一些不好的行為，一如上文所說陸生會遭遇「表態」的困境，本文的受訪者們很多時候抱持了很大的善意來看待這一行為，筆者認為，這可能取決於本次受訪的陸生在台灣生活會有更長的時間（4年以上），他們擁有更加豐富的社交圈子來規避這樣的困境，同時亦能在自己的「同溫層」中「取暖」。在這個過程中，受訪者們並未完全如同過往研究所指出「遭遇涉及國家主權、領土完整」相關的內容就展開激烈爭論或導致陸生更加「愛國」的重要因素，他們並未讓「愛國心」啟動，相反，他們也在日常生活中，嘗試重新理解台灣：

我對台灣，從沒有歸屬感到有歸屬感。曾有個台灣的老師在我最困難的時候幫了我很多，其實很多陸生一旦他真的和這片土地發生了很深刻的鏈接，你會開始去理解台灣，開始接受這裡人的想法上的差異，對他人的意見有耐心，我願意等別人來理解我，我也願意去理解別人，這個過程會讓自己心胸上變得比較開闊一些。（受訪者H20191227）

如果台灣對陸生更加友善，你會選擇更支持台灣嗎？我現在比較接受這個，現在台灣說自己是中國人的，說自己維持現狀的，百分之99都是華獨，我現在非常接受這種現狀，不會有特別想法，哪怕台灣對我更好，這是一種很正常的心態也很正常的一件事，而且是我無法決定的一個事。但我會因為我對台灣的瞭解，給予台灣更多的同情，只有當你在這個社會，瞭解了台灣人的處境和政權之間的對抗，心理上會理解他們的處境是如何的，所有同情多少是有一點。（受訪者H20191227）

有陸生想進一步嘗試合理化台灣對於中國的「歧視」，認為台灣對中國「歧視」是「結構問題」，難以迴避，認為陸生應該去習慣這樣的在台環境，雖然他可能也不

太會認同台灣是自己價值觀的歸屬，但在這裡，陸生並非動用「愛國心」加以批判，而選擇了接納，這也說明受訪者們的「愛國面向」確實發生的重新建構：

哪怕台灣不是這樣對待中國人，不是這樣對待陸生，更加nice更加友善，但是最終我個人可能還是不會認同台灣是我的價值觀歸屬，我認為台灣對於中國的敵視是一種系統性的自我強化，正是因為中國一直對台灣抱持著統一的目的（敵意），台灣才會一直有一種敵視陸生，敵視中國人的這樣一種系統性的歧視存在，這是一個沒法避免的東西，每一個來台灣的陸生都必須去接受去習慣。（受訪者Y20191116）

在訪談中，筆者以「台灣成中國最大的海外愛國主義教育基地」這一在中國網絡間廣為流傳的愛國人士對台灣的「想法」來詢問受訪者們的看法，筆者希望瞭解受訪者們如何看待這一觀點，他們自身是否認同這一觀點。

訪談過程中，受訪者們大多聽過這一說法，承認這一狀況確實存在，但是受訪者們大多會指出自己認為這一說法的問題所在，在這裡則可以觀察到受訪者們曾經經歷或正在經歷的「愛國面向」的重構：他們熟悉陸生在台灣經歷的困境，而藉由這一種獨特的台灣經驗，他們認知到這一說法的本質其實就是兩岸近年愈演愈烈的對立，而這幾年的台灣的行為並未讓他們真的「更加愛國」。筆者認為，正是這些陸生的赴台經驗，他們感受過台灣的溫暖和人情味，也接受過衝突和偏見，他們找到了一個合適的方式重新理解這些年的兩岸對立和衝突，而不是盲目地將自己置身在愛國主義的輿論聲浪中，成為又一個因為來台灣而變得更愛國的「小粉紅」，這裡也正說明了他們的「愛國面向」正在被台灣經驗重塑：

不管你去哪裡，只要你本身對中國還存在著狹隘的認識，那麼那個地方對你來說就會是「愛國主義教育基地」，而且說到底「愛國」到底是什麼？你是愛的是這片土地？這裡的人？這個國家？這個黨還是這個體制？（受訪者Y20191116）

我在想什麼情況下你才會認為去到中國以外的地方你還會覺得哪裡是愛國主義教育基地，說白了你還是習慣了一套話語體系，並且喜歡在那套話語體系裡規避自我思考的那種快

感，你成為了小粉紅的一份子，尤其是如今的中國，小粉紅越來越成為一個龐大的充滿話語權的群體，有自己的一套話術和體系，甚至能在一定程度上左右政治，雖然說得不好聽一點「你也配姓趙？」其實某種意義上也成為了一種「粉絲團」。（受訪者Y2019111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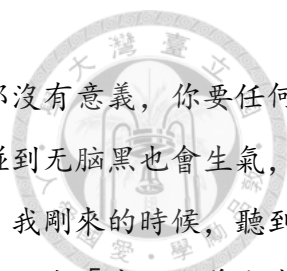
而在經歷過2019年香港反修例運動，這樣「愛國面向」的重構則更為顯著，結合上文受訪者們在越發熟悉台灣語境之後，對於香港事件不僅不如主流的中國輿論觀點一樣對示威者多加批評，反而提到來台灣之後有了一個讓自己能兩邊的觀點都看到的環境，走出了兩邊輿論的信息繭房，進而接受到了更多信息，而在這個基礎上，受訪者選擇不站在政府立場，選擇站在示威者立場，也符合整個台灣自太陽花運動以降的社會氛圍。

來台灣之後，對於香港問題能看到更多內容，我深深地覺得我們普通人無法干預政府的做法，但是我對中國很多人對此事表達出的嘲諷、攻擊和惡意感到失望，環境不是特別好，普通人不懂得站在普通人的視角去講話，都把自己當成了統治階級，當成了國家機器，為統治者說話。台灣當然也有這種狀況，但是大陸特別嚴重。大家不是以一個人的角度看問題，而是宣傳部門，媒體公眾號發了什麼，他們就信什麼。

這就凸顯出信息上的代溝——能接收到完整信息的人和選擇性去接收信息的人就會有這樣的差別。尤其是看到國內媒體對香港的報導，你就會發現下面越來越激進的留言。（受訪者H20191227）

也有受訪者更加清晰地認知到「愛國」不等於一味強調優點，迴避缺點，而這邊的受訪者同樣提到了因為自己能夠處在一個同時接受兩邊新聞的環境裡，所以更能做出更好的判斷，也更能發現中國在整起事件中所一直存在的嚴重的信息不對稱和信息缺失：

我能看到不少兩邊的新聞，也可以看到很多當事人的發言，大概可以知道了發生了什麼。香港事情過後，如果談到這個事情，我比較願意明確表達自己的態度，目前在大陸沒有任何討論香港問題的空間，因為一討論就會被扣上港獨的帽子，在這個帽子之下，什麼問題都討論不開。我也不會主動去說。（受訪者H20191227）



我自己認為的「愛國」，不是歲月靜好，不是一味的強調優點，那沒有意義，你要任何人都可以提它的缺點，可以去面對缺點改變缺點，那才是愛國。我碰到无脑黑也會生氣，但是我也受不了只能吹捧，不能批評，我不知道我自己算不算理性，我剛來的時候，聽到「你們大陸人都是被洗腦」這種說法我也會很生氣，但我聽到大陸網友「帝國主義亡我之心不死」這樣的話我也會很生氣，我無法理解的就是歷史他們確實曾侵略過我們，但這不代表現在他們做的所有事都是對我們有害，想要「亡」我們，所以基於這個事上，他們做的所有事都是錯的，我們做的所有事都是對的。（受訪者H20191227）

當然影響受訪者「愛國面向」重構的台灣經驗也不全然是正面的經驗，有受訪者談到了整個台灣輿論在香港事件中的搖擺，從運動中對港人的搖旗吶喊，到運動後期卻遲遲不願通過難民法救助流亡港人，甚至整個社會也一反運動時期支持港人的聲浪，轉而變成一種擔心港人進入台灣社會之後分掉社會資源，受訪者認為事件前後的台灣對香港輿論與其說是關心香港人處境，不如說是台灣人對自身處境的投射：

很多身邊的台灣人也對香港議題非常關心，但我一直認為台灣人並不關心香港，台灣人觀看香港的所有部分都是在自我投射，他們（台灣人）覺得自己就是受害者，當看到真實受害的角色就更能自證，我也是一個受害者，但是其實也不太能講出來，我之前臉書發文說這個，被一堆人追著罵。（受訪者Y20191116）

事實上台灣發生了幾次連儂牆的衝突，但是台灣人說句實話除了拍照，除了上網譴責，其實並沒有在實際上勸阻過一次撕牆或者牆下的衝突，明明這就是台灣的校園裡，台灣人口口聲聲說著聲援香港，實際上你看後期對那些流亡者做了多少實際的幫助？其實很少很少。（受訪者Y20191116）

而另一個顯示出受訪者「愛國面向」重構的方面則是在討論示威者暴力升級的議題時，中國國內輿論常常會將其視為示威者「暴亂」、「港獨」的證據進而認定支持示威者這樣的行為就是一種「不愛國」，而在本次訪談中，受訪者們雖然表示出對

暴力的不支持，但是普遍能理解為何會出現這樣的暴力行為，也會同情示威者為何使用暴力，有受訪者更提到了自己與一位反示威者的在港陸生聊過的心得，他發現這個陸生雖然很早就開始觀察示威者，甚至支持五大訴求，但他的這位朋友最後還是走向反對示威者的路上，受訪者對筆者表示，他覺得很多人走向「更愛國」，恰恰是因為自己沒有和港台本地的連結，所以到最後他不管怎麼觀察都無法自己代入香港人的語境，無法理解香港人為何要抗爭，當然這裡也同樣存在陸生作為來自中國的他者，在運動中率先就被本地社會給切割了：

我聽了他講的話想了很久，我覺得終究內地生跟港生他們之間是有差異的，他沒有辦法理解香港人為什麼要去抗爭，對於他們的那種憤怒、無奈，他終究是沒有辦法有共鳴的，那些香港人可能曾經經歷過的一些共同記憶是沒有進入他的生活的。而那些內地生只能感受到的一些暴力行為是進入他的生活（可能是看到可能是聽到），很多內地生其實也沒有跟香港同學有太深的接觸，所以我覺得這種事情是兩方面的。（受訪者J20191130）

一方面，可能香港在抗爭的時候把內地生就割棄了，但是內地生也同樣的猜測這件事就先把自己給割棄掉了。然後我就覺得這些事情有點無奈，又不知道要如何去，我不會覺得他的觀點是錯的，但是就是有一種無奈的感覺吧。（受訪者J20191130）

他也談及自己為何支持示威者的暴力升級，並且指出你不能只看到暴力而不問暴力的原因，警察暴力在整場運動也沒有被究責：

我自己其實是比較支持暴力升級的，因為我覺得不能只看到暴力，不問暴力的原因，他們已經和平抗爭了那麼久了，但是就沒有辦法完全達成他們的訴求，也被迫要用些比較激進的手段來採取這樣的事情，但是我也要承認有一些事件我是不認可的，像是什麼，被潑汽油這樣，但是我覺得這些事件還沒有上升到群體，就是它可能還是處於個別事件，我不覺得這是這種東西是成為他們一種抗爭的手段，它只是可能是一些個別的事件。（受訪者J20191130）

而且我覺得很重要的一點是，你看那些抗爭者，他們的暴力行為是有可能被懲罰的嗎？因

為現在警察也一直都在搜証也一直都在逮捕抗爭者，但問題就是警察的暴力現在還沒有辦法解決，現在還沒有一個警察被調查哎。我覺得在暴力這方面仍然是不對等的，就是勢必你一個有公權力的政府，你手上可以掌握的權力就更大。我覺得權力還是處於不對等的，我覺得現在沒有說現在示威者已經變成是權力比較大，然後比較多暴力的一方。（受訪者 J20191130）

三、大疫之年，「愛國面向」的超越

2020年新型冠狀病毒肺炎爆發之際，兩岸關係經歷了陸生自2011年開放以來的最低谷，這樣的現狀也讓本身熟悉兩岸狀況的陸生被夾在中間，他們在疫情期間遭遇了各種不公平待遇，從網絡暴力、與師長同學就疫情發生的衝突再到台灣官方不止針對陸生推出一個讓很多人詬病的「屏風隔離政策」，更直接終止陸生赴台就學長達9個月時間（2020年2月到10月），更未對大陸方面暫停陸生赴台有過什麼實際努力和保障性措施，期間疫情在不斷擴散，但其他外籍學生入境卻不受影響，甚至不用隔離的狀況也有發生，這樣的經歷自然對於「愛國面向」的影響非常巨大。

如果說過往的「愛國面向」是在台灣經驗的影響下朝向一個更加體諒台灣、不那麼「愛國」本位的角度發展，那麼疫情下的這些經歷則可以明顯觀察到「愛國面向」不僅面臨挑戰，也在一定程度上實現了一種超越。

這一種超越不僅體現在對於過往中國所教育的「標準答案」的放下，受訪者更多處於一種夾縫中兩頭不討好的局面下，他們不願訴說，也不試圖說服任何一方，同時也不希望被任何一方說服，在這樣的觀念影響下，他們會保留了一種溝通的理念，縱使現狀無法溝通，他們並未打消溝通交流的念頭。

但同時需要注意的，陸生在「愛國面向」中展示出的這樣一種超越，也可能意味著受訪者們放棄並脫離了這樣一種需要交流，需要反復證明自我的處境，換言之他們放棄了「搭橋」來促進兩岸交流的念頭，這可能意味著一種完全退出，也可能意味

著他們選擇將交流的層面局限在更小的範圍內進行，而這塊在後文的「交流面向」還會進行討論。



一方面因為疫情初期，台灣的防疫政策徹底排除和放棄了陸生的就學權益，但與此同時，中國大規模進行強制檢疫封城來實現社會面上的疫情清零，很大程度控制了疫情的擴散並使日常生活得以恢復，但彼時的台灣輿論對於中國疫情卻一直充斥著攻擊和歧視言論；就算陸生實際上也發現了中國在疫情防控上存在的種種問題，他們還是會更傾向於關注在台灣對於中國（包括對陸生）的歧視，同情被歧視的中國，再加上自身對於現狀的無力改變最後演變成了一種對於台灣的遷怒和不體諒，換言之，陸生本來期待一個自詡民主自由和多元價值的台灣社會能夠更加開放，甚至幫助陸生度過難關，但實際上台灣不僅沒有給予幫助，反而帶來很多麻煩，這點在上文「同化面向」也有敘述。

遭遇歧視處境的陸生，身處貫穿全社會無死角的歧視之下，容易對一些尚未發生在自己身上的情況產生共情，讓本來游離出中國敘事之外的這一群陸生，重新被迫被拉回到敘事之中，哪怕他們對於體制不認可，對於國族敘事不感冒甚至嗤之以鼻，都容易因為一種貫穿全社會輿論的高強度歧視語境之下，而被迫重新加入中國敘事之中，這一過程中，不論他們認知也好，不認知也罷，他們對於中國的認知會在潛意識中被喚醒，就算他們的「愛國面向」在之前被台灣經驗如何動搖，如何重構，卻因為疫情重新強制地或主動或被動的變成了台灣輿論中「中國」。

在訪談中，非常多的受訪者都強調自己感受到了疫情當下陸生被歧視，被差別待遇，也提到了其他陸生因為無法赴台就學而「遷怒台灣」，而這樣的遷怒往往來自於對受訪者們會不自覺的用在中國的封城、隔離、防疫的例子來反觀當時台灣的防疫政策，尤其是本應該向他們伸出援手的台灣此時不僅毫無作為，甚至也表現出很差別待遇的狀況，有受訪者清楚「暫停陸生赴台」這一舉動是政治舉動，但也清楚有很多其他陸生同學並不會（或不能，可參見準陸生要求教育部信息公開一

事)以此怪罪中國大陸政府，而在此處，受訪者們的「愛國面向」則確實遭遇了現實困境的挑戰：

明明政策上不能自由行，不能赴台就學都是大陸方面單方面禁止，但是陸生顯然會更遷怒於台灣，認為所有的責任都在台灣，而不會反過來責怪大陸在這方面有問題。我會認為台灣不允許陸生赴台完全是出於疫情的考慮，而我認為大陸去停止陸生赴台，不許自由行，全部都是政治主導。我並沒有覺得中國教育部一系列發聲是真的為了能讓陸生更快回去台灣而做的，這些不過都是向台灣施壓的手段而已。(受訪者H20200422)

正因為陸生無法以疫情間自身受到的影響向中國大陸尋求解決方案，更多的陸生縮首選的怪罪對象自然就成了「讓自己無法就學」的台灣方面，這些有受訪者在更多時候會不自覺的將台灣和大陸的防疫政策進行比較，而這樣的比較就隱含了一種對於當時台灣防疫政策的不認可，而這一種不認可也是建立在他們對中國大陸防疫政策的認識之上，甚至覺得當時的台灣有點「針對陸生」，但實際上陸生並非整個防疫初期唯一受到影響的群體：

我覺得台灣那邊就特別...怎麼說呢...就是有點歧視大陸這邊的疫情我覺得。這非常的不公平。尤其是台灣對待陸生的態度，其他國家的學生隨便進，陸生卻被排除在外，這讓我感到很不舒服。(受訪者W20200424)

一開始的時候，港澳沒叫停，你為什麼停陸生，而且那個時候也是...最早的那天，一開始是禁湖北，一下子就擴大到中國大陸全體，那個禁止的過程很莫名其妙。因為那個時候中國大陸很多地方根本沒有擴散。然後第二個是台灣教育部的政策，你也知道教育部出台了一個屏風隔離，那個事情讓我覺得很荒謬，它(教育部)把所有的責任都推給學校吧。

(受訪者Y20200513)

有時候也會覺得說，有必要那麼嚴格嗎？像現在這種情況如果陸生可以回去的話，它的防疫政策是沒有辦法負荷的嗎？我覺得其實也未必。而且封關只針對中港澳學生，其他外籍學生還是照樣入境，也不需要隔離。(受訪者J20200423)

在訪談中，有些受訪者也特意提到了自己並不太能接受台灣疫情初期本身口罩不足還要給美國捐口罩這件事，結合起其他他所看到的台灣的防疫政策，他認為這樣的觀感非常不好。



對於台灣這次的防疫政策，我覺得陳時中很有問題，很歧視陸生，很多外籍生照樣在台灣趴趴走，回去台灣也不用隔離，還到處去喝酒。當我把這個事和一個台灣朋友說，他卻說這是台灣有自己的防疫考慮，台灣有點防疫上的差別對待，陳時中則有點針對陸生。還有口罩，明明台灣自己都買不到口罩卻還要給美國捐口罩，你要我說有什麼不妥我也說不清，只是感覺不太好。

下意識的會把台灣和中國的防疫政策作對比，台灣還在上學，娛樂場所照常開，清明節假期的時候一堆我的台灣朋友都在外面玩。（受訪者S20200419）

而這樣的政策比較也很實際在受訪者的人際交往面上產生了影響，有受訪者因為這樣防疫狀況和自己的師長同學討論，也很容易引來台灣方面的批評，進而導致一些讓其人際關係受損的狀況，我們在上文也有談到。

那就是在這樣一種「愛國面向」遭遇挑戰之下，另一種受訪者們顯露出來的觀念也吸引了筆者的注意，有相當多的陸生因為一直以來受歧視的不愉快經驗，並未直接走上一種「更愛國、更恨台灣」的狀況，他們的觀念顯示出了一種同理心：正是因為經歷了複雜環境下的困難處境，也體驗過權益缺失被人攻擊歧視的狀況，本文的受訪者在談及自己被歧視的經歷的同時，不僅對歧視、對民族主義情緒表達了憤怒，他們也表達了對被歧視的其他人的關心，而在這裡，受訪者們經歷了對「愛國面向」的挑戰，不再表現出一種因為國家而導向的「愛國心」，也不是站在單一國族的立場上為一個事件辯護，而顯得更加「超越」的狀態來經歷疫情中他們遭遇的困難，反對疫情的污名化，同時關心更弱勢的群體（陸配）：

我男朋友是台灣人，我特意關注了一下第一次包機和小明的事件，我覺得這次事件中台灣網友在攻擊那些陸配的時候有一些極端吧，就感覺陸配的身份跟是不是要撤他們回來這件事情其實沒有太多的關聯，他們明明也是台灣人的家人啊？（受訪者J20200423）

我奶奶也罵美國如何如何我也勸她不能這麼說，疫情裡面被傷害最重的應該是老百姓，你不要講那種它（美國）也死多少人啊什麼怎麼樣，它（美國）當初還說我們怎麼怎麼樣。我覺得這種話我不管誰說我都不舒服，因為不管誰受罪，大家都只是普通人，不會因為他是哪個國家的人，我就可以無視他受的痛苦吧。明明大家都是老百姓，台灣人卻依然喜歡對你（大陸）的處境冷嘲熱諷，這又何必？覺得他們非常沒有同理心。（受訪者W20200424）

我對台灣的防疫政策只堵中國人這個有意見，但我更不爽的是那個「武漢肺炎」的用法，我非常非常不爽。甚至我在facebook上看到有人叫武漢肺炎，我直接把他刪掉。這種事情都很扯，大家都在去污名化，然後你非要為了某一些所謂的政治目的，還是一個propaganda來強行把歧視合理化。（受訪者Y20200513）

有受訪者則更加理解陸生面臨的困境，也更加理解部分陸生為何變得更加激進，甚至更加愛國：

大部分陸生不深度接觸台灣人，和台灣人就是保持一般社交的程度，只和自己人玩，這次疫情之中，哪怕是是很溫和陸生，也難免越變越極端，尤其是在幾個因為新冠肺炎而成立的陸生群裡，大家會彼此投射自己的焦慮情緒，還有人為了尋求安慰，調節自己的焦慮情緒，在牆內就會去看很多比較極端的民粹的微博來安撫情緒，比如「孤煙暮蟬」，他們會一直點讚或者轉發這些東西，久而久之，你的思維模式和言論就越來越向那種很極端的激進的言論靠攏，哪怕你原本沒有那麼極端，長此以往受到影響，人也很難不轉變，這種環境和事件的影響是很嚴重的。（受訪者Y20200513）

筆者認為，實際上疫情期間陸生是脫離台灣環境重新回到了中國大陸的語境，重新完整接受一整套中國的抗疫思維和這幾年不斷崛起的網路愛國浪潮，到2020年疫情期間，這樣的

浪潮幾乎波及生活的每一個角落，你幾乎無所逃避，如果本來就是與台灣聯繫不深的陸生，很自然而然會在這場疫情中變得更加激進，更加愛國擁護國家的防疫政策，進而更加敵視台灣：整體中國社會對台灣的惡劣輿論，沒有合適的信息來源來端正視聽，實際上台灣也對陸生造成了影響，他們也必然要與之切割，不然可能還會引來大陸輿論對他們的撻伐。而回歸到本文，正是在大疫之年，整體陸生的「表態」壓力陡增之下，這樣的同理他人遭遇，關注他人困難，更加理解我群正在經歷的問題的同理心，確實是的「愛國面向」實現了一種超越：

陸生遭遇到的是一種共有且廣大的焦慮，這種焦慮來自不能就學，來自前途未定，來自生活的完全顛覆，每個人都很難逃過這種焦慮，因為事實上這些問題都無法解決，進而這種情緒影響到接下來你看其他新聞時的反應，比如說你看台灣出口口罩給美國，你看台灣做出任何舉動，都會成為一種「不合時宜」，哪怕這種不合時宜會則會進一步加劇你的焦慮，讓你變得更加煩躁，更加反感台灣的新聞，更加反感台灣，這其實是一個負面循環，且相當的精神污染。哪怕是像大陸方面單方面暫停陸生，也會完全成為台灣單方面的責任而被陸生們狂罵。（受訪者H20200422）

除了同理心之外，受訪者更因為這次的疫情狀況重新認識了中國的現狀，在對比起兩岸的防疫政策時，他也能坦率地承認台灣的防疫政策在他看來就是比較好，陸生只是成了防疫的犧牲品，但這樣責任很難完全歸結到台灣身上：

我覺得台灣在這次疫情中表現很好，做的很厲害，但是我也有點同情他們，國際地位一直不尷不尬，不管他們做的多好，也很容易和中國扯不清。陸生也成了這次台灣防疫的犧牲品，但是這種疫情的壓力是來自雙方的，也不好說完全是誰的問題。（受訪者H20200422）

除了談台灣的防疫，這位受訪者更直白的講出了他對於中國防疫政策「一聲令下」政治文化的不滿，回到上文所談及「愛國面向」的超越，在如今疫情仍在不斷蔓延且不斷在中國各個城市上演的封城慘劇的當下，「愛國面向」不僅以同理心的方式的方式出現了一種超越，也顯示出受訪者對於中國現有政治社會狀況的徹底反思，之所以會有這樣的走向，除了陸生自身在疫情當下的經驗，自己的陸生身份讓他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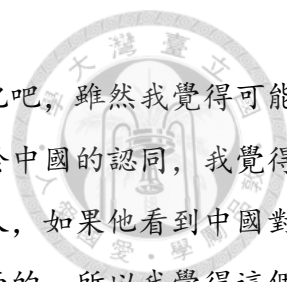
了一層站在台灣角度審視中國防疫政策的結果，他沒有變成回到一種單純「台灣壞、中國好」的二元對立，而是更加認知到了中國內在所存在的不良的政治文化：

我和朋友討論，大家都很反感中國防疫過程裡中國的「一聲令下」，所有政策都是「一聲令下」：醫護要上前線？陸生不許赴台就學？所有的決策過程都是圍繞這四個字。在這個過程中，你會是他們不惜一切代價救的那個人還是保護的那個人，還是你會成為代價，你完全不知道自己會不會成為一個犧牲品。（受訪者H20200422）

如果接下來宣佈不輸送留學生去美國，你也完全沒法控制，這都是「一聲令下」，雖然這個不太可能，但是在這個國家裡，沒有什麼是完全一定的事，你不知道這些事會不會發生，會不會某一天我的家人就要被動員加入防疫前線？生活在這個國家有太多不確定性，有些時候讓人無所適從，政策並沒有一個可預見性，也沒有一個循序漸進的感覺，也不見任何討論和糾錯的過程，感覺就是一個拍腦袋討論出來的東西，沒有考慮到很多配套的東西。（受訪者H20200422）

最後筆者追問了上一輪訪談中提過的「台灣成了最大的愛國主義教育基地」的說法，詢問他們經歷這次疫情之後他們是否有不同的看法，大部分受訪者並未改變自己的看法，與此同時，受訪者也對這一說法，對中國的民族主義現狀有了更多的認識，之於「愛國面向」而言，因為一場疫情帶來的兩岸撕裂下，他們沒有選邊站，而是超越了自身遭遇的歧視與偏見有了更多的體會和理解，他們認知到了為何陸生普遍走向更加愛國這一狀況本身的緣由：

很多陸生之所以選擇更愛國，或許是因為被欺負之後，想要找一個靠山，找一個依靠。愛國更像是心裡的一層殼，很多陸生在台灣受到排擠，不會想是不是自己個性有問題，是不是自己做錯了什麼，第一時間會想因為我是大陸人，所以你們要排擠我，這也是一種被害妄想症，這其實是一個惡性循環，其實不僅僅是在台灣讀書的陸生，在香港讀書的陸生，或者在美國讀書的陸生都是一樣的，你不去尋求解套方法，去到那裡，都會是中國的愛國主義教育基地，你不去改變現狀，不去和在地社會和解，那麼你就只能向中國的愛國主義低頭尋求幫助。（受訪者S20200419）



因為我最近也有在思考這個問題。其實我的觀點大致還是沒有變化吧，雖然我覺得可能很多陸生會覺得台灣講的都是不對的，進而引起一種愛國情緒，對於中國的認同，我覺得這方面的情緒肯定是會有的。但是我覺得同時，就我觀察的這一批人，如果他看到中國對於台灣的論述，他同時也會感受到說中國對於台灣的論述也是不全面的。所以我覺得這個心情是很複雜的，有一種兩邊都不對的那種感覺吧。（受訪者J20200423）

也有陸生表示自己不指望「台灣人能理解中國人」，只希望大家不要「帶著滿滿的情緒」去看待中國的一切，他還表示正是因為自己的台灣經驗讓他找回了「做一個人的感覺」。同時這邊也涉及到「交流面向」的討論，我們在下文會繼續談到：

老實說我也不指望台灣人能理解中國，但起碼可以客觀一些，而不是帶著滿滿的情緒去看一切和中國有關的事物，就像那個一直對著我說武漢肺炎的男生一樣。我當然不會很客觀，但是我能接受和理解很多觀念，我也知道那種被洗腦的感覺，但我唯一不能接受的就是那種莫名其妙的優越感，那種有意無意展露自己的政治觀點，以此來挑釁你的感覺，讓人覺得很煩，有種你看到了嗎這是我的勞斯萊斯，它不小心磕到了的感覺。

我覺得台灣的經驗讓我逐漸找回做一個人的感覺，我願意拋開一些標籤，去認識底下的這個人，而不是通過這個標籤認識這個人。因為很多時候我們通過一些標籤認識人是一個很快、很方便的方式，譬如這個人... 這個男生可能比較娘砲，或者說這個女生比較man，或者他/她是個台獨，他/她是一個港獨之類的政治觀念，大家喜歡用標籤去認識一個人。但是很多時候，我覺得標籤很難去定義一個人吧。我覺得可能是台灣的經歷，讓我們感受到被標籤的痛苦，所以我們在評論別人的時候不愛標籤別人（受訪者W20200424）

第三節 是否因為自身台灣經驗更願意進行兩岸交流？——「交流面向」



一、想說不敢說——「交流面向」的困境

首先，本文所談的「交流」，具體是指受訪者在台灣就學前後與台灣社會持續發生的互動行為，包括但不局限於人際交往、校內交流、社會交流等面向，主要指涉日常生活中受訪者與台灣的人事物的日常交流，當然也涉及到意識形態和生活習慣的交流，筆者認為這一類型的交流發生在陸生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而正是因為近年來兩岸關係緊張，政治逐漸影響到一般日常生活，也對陸生進一步展開交流，進行交流或是維持交流的意願和行為產生影響。

在上文談到「同化面向」和「愛國面向」的時候，受訪者們常常談到自己對於中國的看法，或者觀念的變動都來自與台灣的師長同學、生活中的遇見的台灣人甚至是自己的大陸或台灣朋友的交流中。在陸生的台灣經驗中，「交流」成為整個陸生形塑其「中國觀」非常核心也非常重要的一部分，而在這一部分，筆者希望集中討論的重點在將聚焦在於，陸生是否會因為自身的台灣經驗更加願意進行兩岸交流？

首先值得一提的是，如前文所述，現實生活中陸生的交流往往面臨非常的問題，這樣的交流狀況不僅是出現在和台灣師長、同學、朋友的交流中，也會出現在和大陸的長輩、同學、朋友當中，因為陸生不僅需要向台灣一方解釋大陸，很多時候也要背負起向大陸一方解釋台灣，而這樣兩邊解釋的結果除了直接面對交流中兩岸常年的誤解和偏見，實際中還會不斷遇到可能影響人際關係的狀況：

我的大陸朋友比較不會和我聊台灣的狀況，也比較不會想關心這些東西，基本上他們掌握台灣的狀況會有信息偏差，和他們聊也聊不起來，也有朋友拿「又紅又專」的宣傳發給我看，但遇到這種狀況，我就會幫台灣的情況說兩句，但是因為政治環境，我也不敢講太多，盡量是從人性的角度去切這個問題。（受訪者H20191227）

遇到台灣同學來問大陸問題，這個會比反過來要多，聊到香港的情況，有主動攻擊的，有討論的，我有大學同學一直做學運，現在是某個政治人物的幕僚，前段時間和他吃飯隨性

地聊了很多香港和台灣的話題，他也問我對局勢的看法，他說他看不懂大陸網友的評論，他們的用語和反諷的方式。問了我很多，我也都有和他解釋。」（受訪者H20191227）

這位受訪者更進一步談到了自己的一個和台灣人爭吵的故事²²，而這類型的爭吵的來源正是因為陸生的來台的經歷會否使得身邊朋友同學對陸生的經歷好奇，而這既是受訪者們最容易遇到的情景，同時也是最容易被挑戰的狀況，回應到上文的討論，當兩岸政治形勢惡化，生活中會越來越容易遇到涉及政治的討論，而這樣的討論往往承載著一定的風險，小到親情友情的一些狀況問題，大到可能會導致關係破裂，甚至有進一步的後果：

早就放棄和中國的朋友解釋台灣的狀況，很多人就是只把台灣問題簡化成統和獨的問題，非常的沒法討論，只有很少一部分沒變成小粉紅的朋友願意來多問我一些，不管是長輩還是同輩，我都基本上選擇不解釋，因為太難解釋了，我的父母年紀很大，他們經歷過文革，所以他們一點也不能理解台獨的脈絡，更無從談起要和他們聊這些話題。

反過來對台灣人解釋中國，大學時我覺得那是我的義務，但後來覺得如果你想要瞭解大陸的情況卻找不到方式瞭解的話，那不是蠢就是笨，現在我比較會選擇要溝通的對象，如果是碰到那種很台灣基進式的非常本土化的討論，很多時候我會放棄，另外的如果對方是可以溝通的，我還是會和他解釋。（受訪者Y20191116）

這些狀況將進一步降低他們對相關議題的討論意願，受訪者則越來越不敢發聲，此處能觀察到「交流面向」所面臨的困境，而這樣的困境在特定的事件中會更加突出，如下文受訪者就提到了2018年金馬獎最佳紀錄片導演傅榆引發爭議的一段「支持台灣獨立」的發言，一如開始所說，這樣的持續交流當然會對人際關係造成影響，但另一方面來看，受訪者也重新認識了一些可以交流的朋友，而在這裡，「交

²² 受訪者表示認識一個很激進的台灣人，找他吃飯的時候就開始吐槽大陸的房地產政策，想要秀優越感，表示台灣的房地產地都是自己的，當他解釋出也有人不會拆房，有釘子戶，他就說你那邊還有釘子戶嗎？我還以為你那邊都是拿坦克壓過去，當我想繼續解釋，這些在網上都有新聞都有視頻，他就回我你們的新聞都是偽造的，你們都是被洗腦的，這個讓我印象特別深刻（受訪者H20191227）

流面向」的確實面臨了一種斷交流、不交流的困境，但同時也會有更多更優質的交流的可能性：

「身邊很多大陸朋友極其討厭她的那番得獎宣言，但我會努力和他們解釋，不光是傅榆會這樣，其實非常多的台灣人在上台去發言的過程中，其實也是會做出類似的發言表態而已，尤其是在那個場合，有些時候你的情緒上來了，情緒會蓋過你的理智，身邊所有的台灣人一直都覺得自己是個國家。不過在這個溝通的過程中，被很多人罵，被人刪好友，拉黑什麼的，但是並不覺得可惜。」

在生活中，這些事真的無處不在，就算你不想表態，很多時候你還是要被迫因為自己的身份承受在政治的轟炸中，我在tinder²³上滑個男生，對方回的第一句就是「中國女生你好，希望你支持台灣獨立」，這會讓我很討厭立場很強烈的人。到後來，你就會結識很多能夠交流的人，漸漸地形成自己的同溫層，不一定大家立場都一樣，但是起碼彼此可以溝通。」（受訪者S20191029）

二、「不要關心政治」——「交流面向」的風險

另一個更需要關注的點則在於進行交流的陸生不僅面對來自外部的壓力（兩岸社會、輿論），同時他們還面對來自內部的壓力——這種壓力可能來自大陸的朋友、同學和陸生內部，這點是過往研究鮮少指出，當陸生面對來自兩岸的大環境壓力下所誕生的，則是陸生群體會流行通過舉報、排擠等手段清除掉願意與台灣溝通的念頭，舉例而言，有陸生就曾經歷過因為向台灣政府爭取陸生權益而被陸生罵成台獨並被實名舉報的例子，而對他們來說，這位陸生的這種向台灣社會爭取權益的行為本身就是一種「向台灣妥協」、「丟掉身份和尊嚴」的行為，也有陸生認為這樣的行為只會讓陸生的狀況進一步複雜化，引來針對陸生的負面輿論，而陸生就應該老實聽從安排，好好學習，「不要關心政治」。

²³ 交友軟體

而在此次訪談中，很多受訪者也談到了類似的經歷，此處可以進一步說明「交流面向」所遭遇的風險，幾乎所有的受訪者都表達了不敢公開表態的點，很多人都覺得自己敢在私人場合和朋友會聊起，但如果有人問我，如果關係不熟也不敢直接說，也是保護自己的方式：

我覺得對我而言，其實我跟很多同學包括長輩都不太敢聊台灣的問題，因為感覺一聊…也不是會吵起來，就是因為他們就完全不瞭解台灣，我也不知道要從何解釋起就乾脆就不聊了。因為有很多長輩就會說台灣是不是有很多台獨啊，那些人很可惡你不要去接近他啊之類的，就說千萬不要去參與啊那樣那樣子。（受訪者J20191130）

有實際中在香港反修例運動時期的遭遇：

由於拒絕站隊，甚至會被陸生同學罵走狗，說我被「策反」了，會拉小群來罵我，但是卻不敢正大光明的和我懟，有些人還會來我的朋友圈評論，會留下諸如：「你不要在這邊費心分享資訊了，你真的以為自己是兩岸和平的使者嗎？」

因為蔡博藝的經歷，看到他們這樣被批評被攻擊，會讓我很擔心自己在公共場合表態，或者作為陸生參與政治可能承受很多風險，我一定不要公開講話，多說多錯。（受訪者S20191029）

當時清大就有個交換生女生去撕連儂牆然後被校方警告了，還有陸生想要去學她一起，我勸阻他們不要去反而被罵了，再看看那個交換生微博下面一堆支持她的評論，老實說我覺得很害怕，然後我就不太敢繼續在群裡說話了（受訪者H20191227）

還有疫情中因為自己的陸生身份而成了「台獨」，進而被舉報的狀況發生：

疫情在家，一直被關著，心情也很容易受到影響，有些時候政治立場帶來的現實生活的撕裂則更加難受，有些時候自己只是單純發兩句對生活的抱怨，在一些不知情的人看來，都覺得你在隱射政治，進而會截圖去攻擊你，甚至舉報你，還有一些和你住的很近，平時也很熟的朋友天天嚷嚷著要舉報你，這也是很可怕的一件事，到最後你會不知道誰可以信任誰不可以，然後就一直刪好友，覺得心很累，索性就直接鎖了朋友圈。



有朋友直接告訴我，如果你是台獨，那豈不是和你一起玩的朋友都成了台獨。（受訪者S2020041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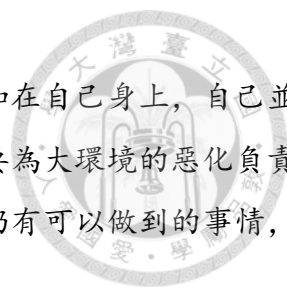
三、未來何在？——「交流面向」的前景

「因為交流，所以瞭解，因為瞭解，所以改變了很多對台灣的印象，甚至也改變了許多看待中國的想法」這是早年的一位陸生畢業生在畢業之際的一句感慨。

在很長一段時間裡，來台陸生被兩岸官方和民間社會寄予了非常多期待，其中一項則是希望陸生能作為兩岸交流的「橋樑」，但事實上來到台灣的陸生在各方面都遭遇了很大程度的挑戰，很難說我們能發現多少實際上陸生交流帶來的顯著兩岸局勢的改善和成果，兩岸政治局勢也在陸生開放的十年間不斷惡化，甚至直到2020年中國大陸教育部單方面宣佈停止陸生赴台，可以說隨著兩岸大環境的持續寒冬，陸生這一寶貴的民間交流的實例到底帶來了什麼，這樣的交流是有價值的嗎？是否有前景也一直是筆者在本次訪談中希望關注的內容。

以本次訪談而言，在這一部分筆者更關心陸生會否因為自身的台灣經驗，甚至是因為自身遭遇到的一些比較困難的狀況而選擇放棄交流，如上文所談到「交流面向」遭遇內外的風險之下，是否仍能夠維持？他們是否還願意交流？

以前我們常說陸生是一個兩岸交流的渠道，但是我覺得這個說法一方面，對於陸生來說有主觀上那麼認定的，（認為）自己是一個兩岸交流渠道的人現在已經越來越少了，越來越多的陸生來台灣的時候不是帶著一種比較開放的態度來，而是帶著一種可能存在主觀上的...陸生自己對台灣也有一些歧視。來台灣的陸生對於台灣抱持開放心態的越來越少，對兩岸交流的熱情也越來越低。所謂兩岸交流的橋樑這個事情，我覺得也不存在了，而且我甚至覺得這個說法本身其實挺荒謬的，沒有一個人義務上要成為兩岸溝通的橋樑，好像是強加給陸生的。（受訪者Y20200513）




事實上不少受訪者就很清楚的認知到不應該將過大的政治包袱強加在自己身上，自己並非「兩岸交流的和平使者」，自己只是一個普通的學生，自己不需要為大環境的惡化負責，當你無力改變大環境之時，起碼不要讓大環境改變自我，因為你仍有可以做到的事情，受訪者同意他還是會保持和台灣的交流，但同時也不得不明哲保身：

我以前還會和朋友聊聊兩岸聊聊台灣的事，如今我會嚴格限定一個朋友圈子聊，尤其是那些幾乎從來沒有去過台灣的人，我幾乎是不太會跟他們講台灣的事情，這是一個。對於台灣人來說，說實話之前還是蠻願意跟他們去跟討論中國的一些現狀，或者我眼裡的一些中國現狀，或者我眼中的台灣的一些問題，但是疫情以後，尤其在這次疫情期間，我的一些以前在我看來其實還蠻neutral的一些觀點，受到很多不友善的攻擊，那我之後也可能會比較審慎地去對待這一部分。當然這個審慎的程度，相較於對台灣的朋友來說，我還是遠遠不如對待大陸朋友討論台灣的這個審慎程度，因為大陸政治更加敏感，自己不得不明哲保身。（受訪者Y20200513）

在訪談中，不少受訪者一方面表達了對陸生十年的終結的惋惜，另一方面也表達了他們認為這樣的交流並不可能簡單中斷，而對他們而言，因為來到台灣成為陸生，所以開始因為自己的兩岸經驗，因為自己的台灣的所見所學所聞開始交流，雖然遭遇種種困難，即使是面對停止赴台這件事，受訪者表示對未來依然充滿信心，表示交流不會因此而停止，反而他更擔心大環境更加惡劣之後，所有人選擇忍耐而接受現狀：

陸生被叫停對我來說沒有什麼影響，我自己會比較樂觀。我覺得這個只是暫時性，從「沒有陸生」到「有陸生」這個過程不太可能往回走，它有可能暫停，但是不可能永久的停下去，台灣也是一樣的道理，從最開始的全面的政策限制，到有些許鬆動，一旦有這個趨勢在，就不太可能往回走，除非是爆發戰爭，但那種情況太極端，但我會認為這種政策一旦有一個方向，他應該會是往前走的，可能會暫停，但是還是會往前走，我覺得不至於就這麼停了。雖然能看到陸生群體對暫停陸生政策表現出來的不滿，而且有陸生去申請信息公开，但是還是很怕大家得過且過：「大不了一個選擇沒有了，人生還得繼續」這種看法，上不了谷歌你可以用百度啊？這是一樣的問題。（受訪者H20200422）



也有受訪者肯定了陸生交流的意義，並且她還表示未來自己還會繼續保持交流，且願意和任何願意展開對話的台灣/中國大陸朋友保持交流，甚至哪怕遇上那麼比較「愛國」的人。在這裡，受訪者因為她來台灣成為陸生的生命經驗，他在承認大環境現狀之後（認清了困境和風險）仍然選擇保持交流，是因為他認為這樣的交流有正面意義存在，此處能明顯看出縱使面對停止陸生赴台這一事件，「交流面向」並未因此消退而是得以維持：

如果他沒有來台灣之前，他看到中國對於台灣的新聞中的講法，他肯定也不會去思考這些東西有沒有什麼問題，但是當他出來了以後，他再回去，他再看到那些新聞的時候，他同樣也會去思考說這樣的講法哪些是有問題的，所以我不覺得說好像陸生來了台灣他就完全沒有起到一個交流的作用吧，我覺得還是有的。

我覺得還是會繼續交流吧，因為我覺得這種事情不交流就真的沒有辦法去改善，就是我還是很願意去跟人溝通吧，當然也不是說看到網上那些情緒化的留言我就會想跟人互相罵戰的那種，但是如果現實中的話，不管是台灣人還是陸生我都還是很願意去跟他們交流，然後也不會說有任何議題方面的限制吧，就是比方說看到一個台獨的同學就不跟他來往這樣，我還是很願意跟他們做各種各樣的溝通。就算是陸生也是，就算是遇到小粉紅，以我的個性，我也還是願意去跟他討論很多話題。（受訪者J20200423）



第五章 結語

本研究以三個面向（同化、愛國和交流）聚焦關注六位受訪陸生的中國觀念是否受到台灣的影響。本研究發現此三種面向均能說明，台灣經驗對陸生的中國觀念產生了多樣差異的影響，也會進一步加劇陸生身陷兩岸意識形態衝突之中，從而更進一步降低他們的交流意願，走向更加失語的狀態；但從另一個方面本研究也發現，受訪者放棄了在兩岸越發激烈的意識形態衝突之間選擇一個「標準答案」的過程，他們也保留了一種溝通的理念，縱使現狀無法改變，他們並未打消溝通交流的念頭。

在研究中，筆者發現以「同化面向」來看，從受訪者的看法、觀點、價值面上出發，筆者觀察到台灣經驗確實成為了受訪陸生理解中國的參考點，吸收台灣經驗進而把台灣作為一個值得學習的他者，隨著「同化」的深化，台灣的經驗讓受訪陸生重新認識中國，重新理解對國家的「愛國心」，他們希望以自身的台灣經驗對兩岸現狀做出貢獻，但這樣的深入也隨著近年來愈演愈烈的兩岸政治對抗和蔓延全中國的民族主義浪潮，致使「同化」面臨挑戰和困難，陸生不斷置身於「表態」、選邊站的撕裂之中，變得「不敢表態」、「不願交流」、而更在如今疫情蔓延的當下，這些受訪陸生的「同化」經驗，反而是一個他們強烈希望擺脫的元素，在兩岸斷絕交流、疫情蔓延的當下，陸生的台灣「同化」經驗不僅無法對於陸生理解中國產生影響，甚至可能還會造成一些麻煩。本研究希望以此回應早年陸生研究中與台灣經驗接觸勢必加深陸生嚮往民主價值的論點。

以「愛國面向」來看，從受訪者們的情感面上出發，「同化」的過程牽扯到政治制度的認同和價值的認同，則陸生必然會遭遇到「愛國」的挑戰，受訪陸生沒有因為「同化面向」的受挫，而轉向一個更加「愛國」的結果，相反他們開始區分出「黨與國」的區別，學會重新認識自己的國家，重新理解「愛國」不等於「愛黨」，但這樣的「愛國面向」的重構卻在現實中頻繁遭到兩岸政治現狀和衝突的挑戰，長期

的交流過程各種表態需求，陸生不斷面對情感和邏輯的選擇，當他們選擇「愛國」則會被台灣經驗所挑戰，當他們選擇「同化」則會被中國的愛國情感所攻擊，而陸生身為一個兩岸中間人的身份，本研究注意到陸生的中國觀念被台灣經驗所影響過程中的艱難選擇。本研究也希望回應如今的海外中國留學生愛國主義的研究之上所討論的陸生是否會更加「愛國」，六個人的樣本之於廣大陸生而言是一個小樣本，卻依然對理解陸生整體狀況的研究具有啟發性，而大部分陸生研究關注了當下的變化，甚少進行跟蹤或長期研究，本文也希望以此研究超越陸生「愛國」這個語境帶來的二元對立，並提出台灣經驗所帶來的寶貴啟發性。

以「交流面向」來看，從受訪者的實踐面上出發，即使面對「同化」的困境，面對「愛國」的挑戰，日常的交流卻並不會因為這樣情感和邏輯的矛盾而停止，這不僅體現在受訪陸生面對中國大陸，也體現在他們面對台灣的處境當中，到最後陸生開始適應了一種自我審查的話語，他們不會批評中國大陸政府，更不會主動的批評台灣政府，雖然交流仍在繼續，但是很多時候明哲保身、避而不談成了他們的生存策略，陸生更多選擇了去理解這樣的困境，去接受這樣的歧視，而不是去批評，去抵抗，所以到最後認清自己的處境，走向一種不表態、不發聲的現狀。

本文認為，六位陸生的樣本雖然難以代替廣大陸生群體經驗，但隨著陸生結束就學返回中國，在今後更長期的變化中，台灣經驗會如何繼續對他們看待中國的觀點產生影響，本研究是否能啟發未來更多長期的研究變化，讓兩岸的交流群體超脫於「中國/台灣」的二元對立之外；同時本文也希望拋磚引玉，長期與陸生交往的第三國人是否也會發生變化，是否也有能產生這樣的能力超越二元對立，也是本文期許能產生的些許貢獻。

陸生十年，外界看待這群學生，說他們是「兩岸交流的橋樑」、說他們是「使者」、在筆者看來，陸生置身於了一場浩大的試驗之中，試驗的主題，就是兩岸人民是否準備好了與對方進入更深一步的交流之中。可以說，陸生坐在了這場實驗最

前排的位置，看著十年間兩岸從加深瞭解走向交惡，筆者也很有幸，親歷了大多數兩岸這十年的事件，更作為一個陸生權益的參與者，見證著這個群體走向失語和撕裂，而本文也希望呈現出這樣一種陸生所面臨的選擇和失語，同時筆者也更希望關注到這一群寶貴的經驗的持有者們正在政策的影響下逐漸消失，在不斷崛起的兩岸對抗情緒上隱去自己的身影，他們不願意、不敢繼續交流，也不敢在日常中袒露自己的陸生身份。在中國，這意味著一種「政治不正確」，而在台灣，你就會變成中國人的代表，被迫去代表中國，代表中國人。

換言之陸生的這些變化並非因為疫情而偶然發生，但是卻因為疫情的加劇而陡然升高，就如同疫情前後兩岸的關係一步步走向惡化一樣，陸生與台灣的关系，也在一步步走向對立和不理解，而這樣的狀況下，他們會更難利用自身的台灣經驗來重新理解中國，台灣只會成為一個他們需要拋棄的對象，尤其是當台灣在疫情初期幾乎放棄了陸生的就學權益的當下，陸生就選擇放棄接受台灣所提倡的民主自由的意識形態，不僅放棄，甚至選擇了敵視，有人轉身擁抱自己的祖國，擁抱更中國民族主義的意識形態，不是因為他們喜歡，恰恰是因為他們別無選擇。

筆者認為，台灣從招收陸生開始就沒有想要真正負擔起陸生的受教育權，從三限六不多年來毫無改善便可以看出，台灣一直強調要給陸生帶來民主自由的教育，但陸生更多的時候在台灣體驗的則是一種民主之敵的感受，尤其太陽花學運後，台灣反中浪潮強烈，邁入2020年總統大選，以亡國感為核心的選舉訴求幾乎席捲全台灣，以前一年香港反修例運動帶來的對於中國的不安全不信任甚至是恐懼和威脅感一口氣爆發。

而以疫情為契機，中國方面主動暫停赴台陸生，台灣方面也並沒有流露出強烈的反對，即使政策出台時仍有接近9千學生就讀各校的陸生和約2千位即將赴台學生，他們的就學權益被嚴重侵害，台灣方面，遑論改善，連如何保障陸生就學權利都沒有任何的表示，甚至在有陸生站出來申請信息公開一事上，台灣方面甚至沒有給予一

絲應有的幫助或者聲援，或者保障教育權利的努力，都沒有。這對於一向主張人權民主自由的台灣而言，不啻是最大的諷刺。



筆者一直以來縫中的異鄉人來理解，陸生們在台灣所經歷的一切，經歷了大環境和小環境帶給他們的撕裂、失語和創傷。但哪怕是這樣的經歷之下，很多人依然繼續著他們的求學之旅，繼續升學或者成為陸籍配偶，十年的陸生交流依然是有著巨大的進步意義的，他們之中的每一個個體，都以自己的方式，繼續關心著兩岸大小事，繼續用自己的方式維持著交流，他們或許會走向更加愛國，或許在多年以後，當校園的交流繼續，社會的交流如常，人們可以想起當年發生在台灣校園裡的這一段不一樣的青春往事。

參考文獻



- Chandra, Kanchan, and David Laitin, 2002, "A Framework for Thinking about Identity Change." Paper presented at the fifth meeting of Laboratory in Comparative Ethnic Processes, 9-12 May, Stanford, Calif..
- Dahl, Robert A. 1989. *Democracy and its critics*,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 Davis, Thomas C., 1999, "Revisiting Group Attachment: Ethnic and National Identity." *Political Psychology* 20 (1): 25-47.
- Goodman, N. 1992. *Introduction to sociology*. New York: HarperCollins Publishers.
- Hail, H. C. (2015). Patriotism abroad overseas Chinese students' encounters with criticisms of China. *Journal of Studies in International Education*
- Hsu, Yung-ming, 1999, e Formation of National Identity in Taiwan. Unpublished doctoral dissertation, Department of Political Science, The University of Michigan, Ann Arbor, Mich.
- Kelly, T. 2004. "Unlocking the Iron Cage: Public Administration in the Deliberative Democracy Theory of Jurgen Harbermas." *Administration & Society*, 36 (1) :38-61.
- Rogers Brubaker and Frederick Cooper, *Beyond "Identity"* *Theory and Society* Vol. 29, No. 1 (Feb., 2000), pp. 1-47
- Rogers Brubaker , 2001, "Cognitive Perspectives." *Ethnicities* 1 (1): 15-17.
- Smelser, N. J. 1995. *Sociology (4th ed)*. Englewood Cliffs, NJ: Prentice-Hall.
- Thompson, Andrew, Graham Day, and David Adamson, 1999, "Bringing the 'Local' Back In: The Production of Welsh Identities." pp. 49-67 in *Thinking Identities: Ethnicity, Racism and Culture*, edited by Avtar Brah, Mary J. Hickman, and Mairtin Mac an Ghail. London: Macmillan Press Ltd.
- Weeks, Edward C. 2000 "The Practice of Deliberative Democracy: Results from Four

Large-Scale Trials.” *Public Administration Review*, 60 (4) : 360-372.



王菡，2011，〈陸生的第三種台灣想象〉，*陽光時務周刊*

王嘉州，2011，〈來臺陸生的政治態度與臺灣主權接受程度〉，《*台灣政治學刊*》，

15(2):67-113，

王嘉州，2012，〈來臺陸生統一態度變遷初探-政治社會化途徑與定群追蹤法之分析〉，《*台灣民主季刊*》，9(3):85-118。

李文瑜，〈大陸學生來台學習參與影響調查之研究.〉，*國際事務學院*. 台北: 國立政治大學，2009。

李佩雯，2014，〈我群與他群：兩岸學生社會認同差異之跨群體溝通研究〉，《*傳播研究與實踐*》，4 (1) : 129-171。

李仲彬、黃東益,2011,〈審議式民主在台灣實務推動的定位與價值：從公民會議的經驗分析〉，《*競爭力評論*》，14：51-71

江宜樺,1997,〈自由民主體制下的國家認同〉，《*臺灣社會研究季刊*》，25:83-121。

吳玉山，1997，《*抗衡或扈從一兩岸關係新詮*》。臺北：正中書局。

吳政達、湯家偉，2009，〈從國際學生流動趨勢分析開放陸生來臺就學政策〉，《*教育研究月刊*》，187：39-46。

林玉體，2010，〈談「陸生」來臺與承認中國學歷〉，《*新世紀智庫論壇*》，50：84-94。

林家正，2011，〈大陸學生來臺交換就讀滿意度之研究：以臺灣大學與義守大學為例〉，*國立臺灣大學政治學研究所碩士論文*。

林瑞華、胡偉星、耿曙，2011，〈「階級差異」或「認同制約」？大陸臺灣人當地融入的分析〉，《*中國大陸研究*》，54 (4) : 29-56。

洪佩郁譯，1994，《*交往行動理論*》，重慶：重慶出版社。譯自Habermas Jurgen。

柯曉翔，2011，《*跨海公民課——大陸交換學生的台灣經驗*》。台灣大學新聞

研究所碩士論文。

胡紹嘉，2012，〈旅歷臺灣，返想中國：一位來臺陸生的跨文化敘事與認同重構〉，《新聞學研究》，111：43-87。

徐子婷，何景榮譯，2006，《政治學的基礎》，台北：韋伯文化出版，
譯自Barrie Axford et.

陳榮政譯，2014，《基礎社會研究法——質化與量化取向》，台北：學富文化
事業有限公司。譯自W.Lawrence Neuman。

張可，2018，〈「RIP,426」:解析「大陸地區旅台學位生」的國族經驗〉，
《政治與社會哲學 評論》，第65期，1-88

張國保，2010，〈近十年臺灣技職教育發展談招收中國大陸學生來臺就學之
問題與策略〉，《高等教育》，5（1）：1-35。

張鈞凱，2012，〈臺灣陸生政策的歧視與不合理—陸生現身說法，呼籲臺灣
社會平等以待〉，《海峽評論》，257：50-54。

張瑞雄，2007，〈開放大陸學生來臺問題之剖析〉，《師友月刊》，480:1-5。
教育部統計處資料《102-103學年度大專校院陸生及畢業陸生人數—按等級別、
性別與學科類別分》

黃政傑，2008，〈陸生能解救臺灣的大學？〉，《師友月刊》，497：a1+1-4。

黃政傑，2011，〈陸生首招的成果與問題〉，《師友月刊》，530：a2+1-4。

黃重豪、賈士麟、藺桃、葉家興，《陸生元年》，2013，台北：秀威資訊。

敬菁華，2010，〈淺析“外族敵人”形象在俄羅斯文化中形成的心理機制〉，《西
伯利亞研究》，13

楊景堯，2004，〈開放大陸學生來臺就學對臺灣私立大學生存之助益〉，《展
望與探索》，2（9）：111-114。

楊景堯，2014，臺灣招收陸生第四年的思考，展望與探索，12（5）：P107-110。

趙鼎新，2007，〈民主的生命力、局限與中國的出路〉，網絡文章：

（<http://www.aisixiang.com/data/related-16563.html>）

蕭伊婷（2009）。《我國大學生預期陸生來台就學之生活壓力調查研究》。台

北教育大學教育政策與管理研究所碩士論文。

藍佩嘉、吳伊凡，2011，〈在「祖國」與「外國」之間：旅中臺生的認同與畫界〉，《臺灣社會學》，22：1-57。

彭懷恩，1996。《社會學概論》。臺北：風雲論壇出版社。

楊國樞、文崇一、吳聰賢、李亦園（編），1989，《社會及行為科學研究法》，台北：東華書局。



附錄：疫情時間軸（加粗字體為陸生狀況）



——2019年12月31日武漢衛健委首發疫情公告，稱未發現「明顯人傳人」，多位吹哨醫生遭央視曝光且被懲戒；港台啟動防疫程序，檢疫武漢直航班機。

——2020年1月4日，通報首例肺炎病例。

——1月7日，病毒正式命名，台灣升級武漢為旅遊疫情建議等級第一級注意。

——1月10日，武漢出現首例有記錄的死亡個案。

——1月11日，第十五屆台灣總統大選，選戰回歸基本盤衝突，蔡英文韓國瑜對決掀起【亡國感】大討論，台灣民族主義VS中華民族主義並未因為選舉結束而結束。但疫情相關新聞並未引起台灣輿論注意。

——1月12日，中國對外分享COVID-19病毒基因序列，台灣兩位專家前往武漢，瞭解收治病患情況，以此為後續台灣防疫政策制定為重要依託。

——1月20日，中國工程院院士鍾南山表示COVID-19具有「人傳人」，中國國內輿論開始發酵。台灣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成立，統合台灣各部會，做戰時準備。

——1月21日，台灣發現首例確證。

——1月23日 武漢封城，WHO稱疫情尚未構成「國際公共衛生緊急事件」，且尚無證據顯示除中國外出現人傳人
台灣停飛所有武漢直航班機，同時禁止居住武漢的中國人入境。

——1月26日 全面限制中國人來台，包含陸生陸配（當時是暫緩入境至2月9日），小明爭議埋下伏筆，陸生返台未有解套措施，超過9000名陸生無法返台，後續放出的返台配套措施引發陸生恐慌，實際亦有陸生受影響，第一份陸生聯署反對14天集中管理於1月27日正式遞交台灣CDC、教育部、衛福部，共計收到5693位有效簽署，其中在學陸生4641人，為近年來最大規模的陸生維權行為。第一個相關的陸生自建的互助組織成立，陸生圈因內外交困首度團結一致，走向組織化。

此時在台灣，中國疫情討論掀起台灣輿論關注、恐慌（口罩哄搶）——為後續的排擠歧視埋下伏筆。

——1月28日-2月3日 台灣撤僑始動至第一批台商包機抵台，一名確診+雙方撤僑溝通不暢引發第一波爭議（台灣提出方案、國臺辦否認、武漢台辦緩頰，班機順利起飛，到達台灣時台灣方才收到資訊；台商徐正文及其私自處理名單遭被台灣輿論起底（KMT+政協身份））

——2月6日，國台辦透過新華社放話，稱後續包機安排「不斷受到台灣當局阻撓」，未能成行。而行政院長蘇貞昌則表示首批包機「完全走樣」，必須通過「政府對政府的磋商」。至此，雙方政府間互動完全停擺，互信度為零，而雙方亦不約而同發動宣傳機器展開攻防，而台灣總統大選後散不去的統戰焦慮感越發激烈，後續疫情延燒，雙方從官方到民間，正式走入無共識時代（王恩澤，2020）。

CDC升高防疫門檻，全面接管台灣疫情管控，陸人全面暫緩入境，當中各類因疫情受困者遭排擠，各方面展開純粹民間自救。

——2月11日，兩岸疫情爭議之中迎來第一波高潮：小明事件，本身針對一刀切的全面暫緩政策所衍生問題解套，無意成為台灣社會眾矢之的。不但被誤導、放大為要「開放」大量陸籍人士入境，甚至直接昧於事實地指稱將「導致門戶大開、防疫瓦解」，民眾對疫情的恐慌焦慮，也交雜著對中國大陸（政府乃至於人民）的「新仇舊恨」一併爆發出來。（陳柏謙，2020）

眾怒之下，陳時中與次日「順應民情」，以「國人優先」以及「當初沒有選擇我國國籍，就要承擔自己的選擇」為原則，拍板定案否決了陸委會的決定。



——2月15日，台灣首例死亡案例

——2月底至4月全球性大爆發，至4月3日全球確證病例超過100萬，台灣仍未升起全面管控，主要為嚴防爆發地國家入境，然而除中港澳學生及特定疫情爆發國之外，台灣並未阻攔其餘外籍學生入境，亦引發陸生圈普遍不滿。此外整體陸生圈子與所處的中國輿論圈同調，多以批評台灣封關政策為主。

——4月9日，中國教育部發佈“暫停2020陸生赴台就讀試點工作”，十年陸生就學正式走向尾聲。

——4月15日，準陸生陳新公開向中國教育部申請資訊公開，請求披露官方暫停陸生赴台的具體資訊，直至6月9日獲有關部門回電，指「內容因涉及國家機密，不予公開」。而這封信息公開的相關聲明亦引起大量陸生非陸生的舉報，而早前因為返台走向團結的陸生群體，因為內外雙重輿論夾殺，久久無法復學的身心壓力走向實質性的崩解，此後僅剩少部分仍為陸生返台事宜奔走的熱心同學。

——6月17日，首批大專院校境外生開放返台，首批包括越南、香港、澳門等地區的應屆畢業生

——8月5日，教育部甫宣佈開放陸生返台隨即撤回

——8月10日，全球確診超過2000萬例

——8月13日，6歲以下相關子女及其陪同父母，均得返臺

——8月19日，教育部宣布開放高級中等以下學校各國家/地區境外生返臺就學

——8月24日，陸生正式返台，有序分批分校入境，每校每月一批固定時間入境，入境需隔離14天。

